

五

十

五

十

五

十

五

十

五

十

五

十

五

十

五

十

五

程

一百廿

卷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一

判九

教授文書門二十一道

博士教授判一道

釋菜爭論判一道

持論湯武判一道

持論攻擊判二道

無鬼論判三道

注書判二道

丹書論判一道

學書判二道

讀書判一道

識書判二道

文章判一道

備書判二道

寫告身判一道

故紙判一道

博士教授判

任太學博士或告教授失所云不知輕清在何時 叙

對

朱温

宗伯建官成均務學本乎風化爰立庠序人惟教首義在通經
所授復據禮文有誤深非儒者講信之道自闕師資齒胃之儀
曾非撓撻四時訓誘事乃蔑如三月違仁豈無尤矣且如迷復
未曉輕清儻舞樂或乖問夔則何如論詩不足在鼎何觀既投
刃而非虛宜稱一作觥而見罰

釋菜爭論判

得胡甲許乙俱任一作直講因釋菜爭論遂形於顏色各持捶
以相打法司科罪

對

膠庠之設國容在焉禮樂既陳王教茲始學之不講儒者為憂
道或未行達人增歎皇上崇大文教褒進儒術屬潤籟可採爰
奠祭於先師壇杏初開將發明於古學胡甲許乙說禮談經異

議既生爭論斯起操持捶朴恐學業之不明顛墜衣裳見朝儀
之有失四方從學華荒並湊百寮觀禮簪紱成行不慎子儀何
所取則既憊規矩合寘刑科

持論湯武判

乙開筵講湯武事予子丁曰無食馬肝乙撻之而不伏折師塵
尾事

對

君子為儒學以致道聖人立教言無非法乙惟廣業義取精嚴
函杖席間未述唐虞之際開筵講肆遽言湯武之非符彼黃生
之談爰有青襟之刺不能伏羲故為達人喻以馬肝足為知味
折之塵尾噴有煩言一扶何傷將子無怨

持論攻擊判

慎到遇接子於路因持論遂 攻擊人謂之狂生自云非狂生

對

講學崇儒語郊先禮詩書之奧以佇言揚玄妙之門方求理辯
初聞慎接其疑析精微既過於塗詎為傾蓋之厚各持其論以
爭重席之功湯池鐵城取言詢而自困焚舟夷竈廢攻擊而無
迴設喻指之縱橫不聞三倒語折角之勝負方持兩端孔丘聽
歌知接與之有德漢高揮洗見酈生之不狂拘繫之端冶長何
罪言談之下甯越無辜恭論兩賢請從一釋

同前

賈承暉

淹中闡教惣三墳以昭彰稷下馳聲籠百家而紛糾是以陶冶
代俗脂粉寰中事鬱不刊之書理貫無疆之美惟慎與接契叶
情忘忽遇諸塗乃相問道探頤致遠飛辯交馳素隱鈎深玄談
競瀉如嗟芻頻登更僕之筵無體無方屢動起予之對公超山
北吞九八於辭場伯起關西咀數千於辯囿孰謂寡識莫測高
人輒此拘之誠為未可

無鬼論判

甲執無鬼論俄而鬼忽來取求其免鬼云誰似汝者甲云乙似
而便死後乙弟知告甲謀殺兄不伏

對

鄭績

神理茫昧幽期昉蠱揆之於有演象渙於周經覈之於無持論
標於晉史甲也持離堅之辯乙也遭死妄之灾人謀鬼謀殊預
能之迹一生一死等交情之見雖在原有急難之忿而徒壑無
可返之魂不降錫齡之神忽怨淫昏之鬼且當其變起倉卒事
兼天徃苟寧我之是圖豈恤人之有責况泛詳昭典靡及幽途

讓以偷生方期恥格抑之謀殺稍涉淫刑菲見所窺事宜從記
同前 趙不疑

惟恍惟惚巨匠於無名一陰一陽鼓鴻鈞而不息是知天道玄
遠子所不言甲以志尚縱橫心懷真正振談端於海嶽抗高議
於雲天取類阮瞻疑書生之自屈有符宗岱遇使者之方求乙
以才貌略同稱其似是殊仲偕之昆弟於此相推異張衡之後
身斯焉見取生乎公府無聞鶴板之銜冥冥幽途忽見鵲衣之
召弟以鶴原義切鴈序情深惜棣萼之無春恨泉扃之不曙告
稱謀殺未達幽明語事雖云代命至理終當溘盡捨而不鞠實
謂為宜

同前

張景明

幽變生物惟微有象演伏犧之封式載鬼一無一車脩魯人之

冊文

文字無

時生二豎永言其事豈獨前聞而甲道在自專情非

博應仲舒往記則謂知言于寶舊書斯為妄作爰非有象持成
論衡徒析理以致詞終忤冥而速疾恍惚而見始慮阮瞻之疾
髣髴有言仍多杜畿之請惟乙不吊奄及茲凶以蔡邕之形初
聞有似負莊叟之患溘然無疑一作冥滅昆既求往於隙駒季實悲
鳴於原鳥雖死同無地情切于懷而生乃有涯欲將誰咎薄言
謀殺理謂無憑

注書判

斛律景注書為長孫乙所竊遂行於代景男訟之

對

自鳥迹垂文龜圖澳彩經文光乎歎鳳詩叶粲乎歌鳶由是百
氏分門九師殊見詞義紛雜褒貶莫同針彼膏肓起茲廢疾杜

元甄先鳴於麟史王輔嗣推椎於象繫經一作高山景慕何莫由
斯斛律景投斧誓心題橋表志研精覃思温故知新採摭群言
遂立訓傳實求貽厥垂範來長孫乙宅心典墳先無書籍習史
迷於逐老窺字感於陰陶黃金蒲籬罕有一經之譽白珪無玷
不聞三復之言而猶惜韻李竒竊名州黨今景男有訟方覺是
非理須更為昌言美惡自然明白

同前

卦演龜文書分鳥字左言右史紛綸於圖謀帝典皇墳昭彰於
篆籀自非沉鬱澹雅以居業脩辭立誠以進德則未能究精微
之奧窮闔闢之源惟彼長孫器劣才窳竊沉冥之號求著述之
能覽向郭二莊其為可及見虞王兩史自謂過之殊不知道不
虛行名不苟得蜩申虵蛻有似之而非真實玉大弓亦得之而

便失厚顏之甚實謂伊人景男之訟誠曰未達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無訟乎慢藏致盜則又誰咎請更詳審待至量斷

丹書判

甲以經多謬乃自丹書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其親友一作觀
摹寫者日千餘人兩京伊以其聚衆苔之訐稱有故

對

去聖久遠微言將絕人用其私各安所見闕文不及大義已幸
非有獨見之明誰解僻儒之患甲總覈六藝研精百氏紕繆必
考朱紫斯分既祖述於魯儒非我堂矣自光揚於漢策職爾之
由竹簡之書且或朽蠹金碑之字道茲鐫刻魏文典論豈列鴻
都揚子玄經虛傳麟閣觀者如堵且聞紙貴將萬古而不刊於
千兩而何有京尹之罰其或病諸既無索於杜季庶息威於甯

越

學書判

丁學盤孟書庠相為引重後一云遂學或止之舉庠或正之丁云以此報德

對

學貴博通九流異軫書稱秘奧四微收藏必温故而知新方不朽而致遠丁服勤罔倦考古斯多精孔甲之書方求筮仕獲鄭莊之薦終聞推轂登朝有譽常懷報德之心司敗在官遂致無私之罰此乃韓厥之舉欲誅其人旌國史而無慙訪朝英而罕輦彼或止者何其小哉請息挽努之言以錫來一作車之寶

同前

郭丘

丁本諸生弱齡有志操觚遊藝負笈從師服膺孔甲之書留心

由粉之業精窮小學聲洽大成庠有親仁之風乃思延譽之美為游揚於左右得推擇於簪祐不以引重之息而忘奏舉之義眷言報德在此奉公韓厥之故事非遙邠誥之前蹤可襲行諸則抑推古典止之則未識通方自得盡忠之規何聽無稽之說

讀書判

甲讀周書陰符或告違法

對

遜遜

所習有業著在前典不讀非聖聞諸昔賢甲知敬學之為先遂發憤而忘食既而下帷之時不學明訓張燈之際乃習陰符徒或仲舒之淫不如元凱之癖稱違法式誠則伊咎欲將議獄其或有詞至如太公傳符蘇秦佩六國之印黃石授記張良珥七葉之貂苟如斯大無冥于辟

識書判

乙家有論語識隣告其畜禁書科徒一載郡斷無罪未知合否

對

節豎

幽家玄苞秘書赤制賈逵是擿且未能言鄭興不為孰云有學
儻在法而斯禁寧當刑而可捨不惟斯乙嗜學可嘉仰惠施之
藏書得蔡邕之舊業通德惟異未聞北海之旌里仁是依遽致
西隣之責有論語之識則稱私畜禁書覽天官之文豈曰潛窺
玄象將循名以責實何如一作少而為多役以牽倚是非舉直
聞言是信雖吾子之有猜執德不回終匹夫之為諒請從郡斷
以黜隣告

同前

孫宿

先聖立言蓋非謂已後學敬教可以潤身且匪亂常如何議辟

乙門殊闕里室有儒書雖則家藏未違邦禁同原伯之不悅或
可見非比常氏之能傳實惟濟美隣人誠為妄糾彼已未越彛
倫遽欲論刑可縣吏之從昧不寘于理知郡司之有孚

文章判

鄭景才學高邁郡牧使求其文章景扶醉揮毫書於几上令使
者寫之而去法司以為失禮欲科傲慢罪令以文同宿構堪為
薦舉

對

鄭景學邁八千自高天爵郡牧賢求五百式貴人文而礫硯無
拘忽醉厨中之酒崩甚有作便題几上之文使者操觚寫而旋
去法司執憲訊以剛來雖疾惡之誠初疑可爾而優賢之道良
或未然邑宰政尚儒風事符第茹以為詞同宿構無慙孫綽之

金德應敷敷堪篤郤詵之王眷茲兩議宿遵一理昔嗣宗酩酊
曾不寘以科條今鄭景含毫何遽繩於傲慢請輟埋桐之事微
申樹李之風

傭書判

甲居道周以傭書自業乙侮之折箠以笞其背甲告他物毆人

對

鄭少微

禮訓成俗負販有尊明義在躬德威不侮講學脩業固無取於
筆耕興藝輔仁事必資於善善誘而由衷靡及旁狎是崇疑宓
子之引肘類徒人之祖背議諸私室雖一扶之何傷列在公庭
抵三尺而誰咎他物毆擊法所難逃

同前

李休烈

士生於代各安其業或削觚成學或握槩求工道既多門藝非

揆甲言自巷黨爰居道周雖殊蘭蕙之遊且託桑榆之蔭傭書
自給道有類於班超因侮見罪迹方均於甯越汗簡之責既不
見稱折箠之尤理宜從譴

寫告身判

麴紹違法寫告身邀勒選人為選人所告

對

龍首高居摠群材以成務鴻翼漸陸入會府以參名既而樂鏡
晨披山書密奏或連輝於喬木乍忝迹於場苗九流多材百司
職廣既稱隨牒理籍符文麴紹窮菴無資傭書有素兩臺之妙
雅善於銀鈎什一之求近通於金市桂迴鷺之健筆徇鳧鏹之
輕資事既叶於私求迹已論於明憲一作論况籤授之法本在
職司擅鳴既違一作且無條貫惟公書寫終自利刑既紊三章

須窮兩造但選人以輕酬致怨趨紹以苟得生嫌若使不食先
言便招後訟寘之嚴典惟會直繩

故紙判

州申遠年故紙請賣充公廨支使

對

六合為家萬方同貫用人文以成化籍鳥章以理物由是簿書
嶽峙文帳波流酬答極於稽康沉迷昏於公幹按牘之理義在
隨時曹局之資固宜適用既有年代浸遠事跡淪沒寘之幽閣
疑孔壁而生塵納以嚴扃同汲書而有蠹桃花之色對春園而
欲曉魚網之彩俯秋水而將沉羊續則不任補袍楊雄乃纔堪
蓋醬令式既標年歲州縣自有准承何事強申方來取決請以
狀下任依彝途

文苑英華第五百十一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二

判十

書數師學射投壺圍碁門二十七道

書

字詁判六道

署書題閣判一道

錯字判一道

數

習卜算判一道

易家有歸藏判一道

觀生束脩判五道

師學

毆方尾合判五道

射

兵部試一作馬射判一道

引弓不中判一道

實爵西階判一道

雙鞬射判二道

投壺

投壺判一道

圍碁

圍碁判二道

書

自詁判

甲書字詁所由計功不及日請科罪不伏訴云紙類不同

對

左光嗣

去聖久遠微言已絕求之淳儒存諸詁訓陳吳恢之青簡恐誤當時許蔡邕之丹書將傳後學况秘緯有府寫書寘官備計長功能歸典藝紙既殊於大小課罔一作乃齊於疾徐覽之繁文豈將鳥以觀迹率其大較乃非人之掣肘惟甲斯篆非罪勿籍

同前

裴騰

底祿致位職司在公登朝庶官無廢一命甲也遊學効於文字工彼汗簡嘗觀大史之書臨諸墨池能妙右軍之筆徵乎考績在日課而有違何以曠官俾月將而不及寧使微言有絕古訓無傳誠計功而致科豈多言而獲免

同前

張巡

甲楷法有聞類齊刀筆之吏象形自業徧在寫書之官不能殺

竹惟青臨池盡黑當年有立應已盈裾計日不移無慙尺牘今乃自詰是事日課有違左氏門中雖多筆硯稚川史籍不滿巾箱曾莫務於五車徒見司於雙管以是會意雖則麾肱不能中程何為當理今之簿訴將俟片言欲遲單父之書須辨洛陽之紙然則類之大小猶或可問刑之出入於是乎在

同前

呂因

甲手揮五色已臨科斗之書躬寫六經方寘麒麟之閣而論其日課將貽秋典且義和之魁遲速有殊簡牘之差短長非等理宜科以畏愛之景辨以功庸之効先則窮其狀跡然後寘以刑科何乃厚誣仍令簿訴須緘滕口之訟方入篋膏之獄

同前

王釗

人之從事則有司存率由舊章乃無厥咎甲以九流賤職三寫為務理宜不憊于素欽乃攸司何得慢其所守越我王度挈瓶猶其不假落簡安得有乖致使魚魯闕辦於當時鉛黃莫施於學校一作罪自掇也刑則何逃然而一作紙類以難易論功時一作日以短長命課事無準定或須加戒不伐有詞理從哀敬待測淺深之量方甲大小之辜

同前

鄭宥

八卦六爻是生書籍龜文鳥跡遂成模楷開汲郡之塚升魯國之堂遂獲遺編因多墜簡惟甲婆娑玉府掌握銀鈎取類筆耕能成墨妙棄其剋刻差以毫釐計功雖訴其短長類紙難逃其簡牘必也時無所廢理實可憑須旌不匱之勤寧塞有孚之訟

署書題閣判

得甲代以署書為業因題閣而變華髮自後而絕鄉黨以墜業

擯逐云甲訴無犯不伏

對

幹蠱馳聲揚厲終吉振人為義何難之有顛沛於是克荷良存
甲絕翰深規代濟其美精逾史籀得方丈之宏模績洞張芝改
圓池之波態晉廷彌妙即擅一臺越市推珍還標五字諒無殞
於前構俾垂裕於後昆孰謂象賢旋聞鮮克屬以功開揆日翦
偃蹇之雕甍號起凌雲結瞳矐之畫閣式題飛榜方呈鵠返之
書坐陟雲梯遂變武賁之髮菱花鏡裏非復青顏薤葉風前俄
隳素業垂堂取誠誠欲謹身良治遽捐其如棄訓撫常家之宿
事徒想欽承語王氏之門風深遠祖述永言丘首難忘懷土之
心浩意家聲宜復懸針之藝

錯字判

丁申文書上尚書省按之辭云雖誤可行用

對

元稹集無

文奏或差本虞行詐此例可辨必有原情苟異因緣之姦則矜
過誤之罰丁也方將計簿忽謬正名曾不戒於援毫遂見尤於
起草然以法存按省誤有等差儻以百為千比賜縑而難赦若
當五而四縱闕馬而何傷苟殊魚魯拍懸宜恕甲由未遠按其
非是雖懷三豕之疑訴以可行難畫一字之貶請諸會府棄此
小瑕非愚訴人在法當爾

數

習卜筮判

趙丁年十八第乙年十六並解卜筮所司補丁為卜筮生補乙
為曆生許稱曆生六年滿兄年長易就十筮生八年方滿弟年

幼請更習業所司不許苦訴不伏

對

康子元

趙達餘苗惟丁及乙並測王衡之度俱閑瓦非之占二十未能
成童已邁謀龜謀筮補丁於卜史之曹六日六旬任乙於保章
之暑雖咸用其術而未愜所懷論長幼於弟兄徒稱易就訴六
八之年載頰亦難從假有讓詞庸無他計既言並解方見同收
所司差擇寧乖允當各參爾位無或浮言

易家有歸藏判

甲為處士家畜歸藏易常以七八為占鄰人告其左道不伏

對

元稹集無

四營成易本用窮神三代演圖孰云疑衆甲志敦素履學洞青
囊不言非聖之書忽招誣言之告雖九六布卦我則背於周經
而七八為占爾盍觀於敷道徒驚異象曾是同歸辨數雖冠履
相睽得意而筌蹄可忘且穆姜遇艮足徵麟史之文尼父得坤
亦驗歸藏之首以斯償責可用質疑

觀生束脩判

庚補觀生所學未就其師同筭生例徵束脩訴云蓋彼術不可
為例必其抑納遣出幾何師曰筭之彼術生終不伏

對

張太古

天地設位羲和配職節氣序分保章有典叶四時之明著授生
人之出入庚來就學補我觀生朝視禎祥夜觀恒象願知分野
思辨華夷未明蜀使之來尚昧嚴陵之坐師徵其禮同彼筭生
以觀七宿之功援引六觚之事尚乖著業徒爾受財雖勒望於
束脩終難同於彼術生之不伏類同無犯無隱師之固求有異

惟真惟一各宜知理奚至費詞

同前

張瑗

執伎以是嚴師為難束脩既行誨訓無倦惟庾業茲曲藝就彼師資隅際摳衣一稱弟子席間丞杖一作須稟先生妄有燕朋之詞而違成例之訐以筭非伎斯為妄矣在三如一其若是乎既虧北面之禮須受西隣之責

同前

李子珣

庾補觀生事師來學方欲空中辨氣指寶劍於豐城天上瞻星識賢人於潁水既而天遠人邇功業未就弟子之好束脩是微所務雖殊於筭生其致一同於觀者康成博物計天儀而不差裨竈多知察時變而料一彼一此豈曰殊途觀生筭生固宜齊例何稱抑納輒此薄言須科虛訐之僭俾從伎術之例

同前

張子琳

師資之道非惟今日隨時之義亦自從來顧諟觀生積習玄象窮大衍之數藏往知來考天官之書鈎深頤秘雖請益不倦而斯道難弘忝日服膺束脩宜其見贈雖云伎術酒脯何所欲供筭例無憑師同苟失人情未爽庾實可矜

同前

李仲雍

仰乎天文用察昭應辨彼雲物以知休祥矜術類以分官列保章而命職庾以幽微可尚精妙希探躡梓慎之陳迹採劉尚之故事補職觀生扣鐘師業銀河宛轉瞻一水而初分玉漏蕭條齊七政而寧察業則未就師何有言且束脩自行誨無倦矣六藝有數筭其異歟言生何有束脩稱筭不同伎術始和昭布甲令明懸請從多少之差方定是非之理生之不伏愚亦謂然

師學

毀方瓦合判

太學官

後篇作得
太學博士

胃子毀方瓦合司業以為非訓導之本不許

此題又載五百十五卷今已削去

對

呂頴

國崇太學禮尚師儒教失其源人將安放學官博夫古訓好是多方徒探儒行之辭俾從瓦合罔思潔矩之道不改松心雖百行殊途在來者之所擇而四教闡載何先師之不遵苟訓導以生常懼毀方之易性樂正禁之非禮抑有明微胃子順以嚮方幸無迷復

同前

崔玄亮

學於是專教所以立信尊賢可止在易性難從眷彼儒流職司學校誠宜警不及之誠懼將落之辭苟毀方以為心雖容衆而援用且非善誘在傳授而則乖曾是詭隨於博裕而何有不可以訓無易由言請從司業之規無取學官之見

同前

元稹集無

教以就賢雖無黜下俾其容衆則在毀方太學以將務發蒙宜先屈已君子不器須懷虛爰之心至人無方何必自賢於物爰因善誘式念思恭將戒同塵之誠遂申合土之譽况卑以自牧仲尼嘗述於為儒禮費用和子張亦非於拒我義在無我道在可嘉長善之本不乖成均之言何憎

同前

哥舒恒

敬業服勤冀聞立身之本傳經作誠寧遠從衆之規惟彼國庠典夫胄子以為公侯之胤自代淹中謂其禮樂之家難為人下

故毀方瓦合承聖人之情使慕賢容衆臻儒者之旨正唯弟子可學何慮成均見非

同前

白居易

教惟訓致道在曲成將遜志以樂群在毀方而和衆况化人由學成性因師雖和光以同塵德終不雜苟園鑿而方柄物豈相容道且尚於無隅義莫先於不剝司業以訓道貴別或憲雷同學官以容衆由寬何傷瓦合教之未墜蓋宣尼之言然文且有徵則戴氏之典在將觀集作勸學者所宜臆之

此篇元編在五百十五卷今移入於此

射

兵部試射判

得兵部試舉人長梁請用樂節太常稱格今無文此乃選士之

禮

對

姜公復

射以觀德樂以和聲將選士於澤宮必張侯於相圃所以誓宗廟之賓客備饗宴之威儀何忽武夫而要雅頌豈圖強飲強食勞祝史之正辭采繫令大常之踰局一作奏曲且五善之禮無赴赴之武夫三耦之間盡呦呦之鹿鳴苟用捨而有異在格令而無文責乃其不然乎訴之又益恥也

引弓不中判

兵部奏善射人署為列校遇敵引弓悉不中大將論之所選將依格式

對

射以選德期於禦侮引或不中病在即戎瞻彼夏卿置茲列校
行乎歷試采五善於禮容俾其載張徵七禮之武力然以進不
失鵠取必穿揚授受皆據於格文是視靡求於戰勝戴鵠輿論
雖繩闕事之非司馬與能難加有司之罰

實爵西階判

甲以射會賓客實爵於西階之上賓之拜受者三人頗疑其衆
或曰多以德行道藝為榮何常數之有

對

嚴公衡

習射觀德序賓惟賢苟為當仁寔為合禮甲爰展我嘉事將脩
爾和容射夫既同且盡志而就列君子攸畝宜展敬於初筵故
主揖升而實爵嘉賓立飲而不拜登降之際既匪憊於儀德藝
可遵寧限之以數蓋特多為貴者且不曠於禮文

雙耦射判

庚為士雙耕射御於大夫或非之越次辭云非害禮文

對

李邕

射以觀德聞禮擇賢士或未賓賤亦為耦庚列於下位陪此和
容弓矢斯張乃同於相圍籟繫或獻何射於擇宮誠爵命有殊
在客主宜敬從大夫之後執鴈雖尊榮嘉賓之心射侯無間事
既殊於僨上辭未失於兼光覆視前經誠為未害

同前

穆贇

將欲觀德式崇講義所以大射有諸侯之禮五善標六義之首
惟庚是時謬其威禮疾徐得中應采繫之節揖讓而進忝大夫
之耦既而心平體正儀備樂和雖不爭而為仁亦發彼而有的
且尊卑異等在典法而則然德義同歸豈班列而為間庚為稽

古或乃謏聞

投壺

投壺判

得乙進枉矢於賓賓不拜前云魯古不作失儀不伏科罪

對

周公制禮玉女騰規吐飛電於壺中躍流星於箭裏周旋之禮非無賓主之文進退之言自有威儀之法豈得妄申鄙見輒觸公方徒事曲躬虛特枉矢既投常憲復挂彛章此而不繩法將馬措請詳條斷宜準禮科按禮詳文將謂為允

圖碁

圖碁判

安北副都護連帥愛與人奕碁文冠至不輟御史以逗撓糾察

對

鄭少微

蕭一作蕭然北庭不敢南牧有備無患尚勞我師都護副彼軍容屬當戎旅理宜躬擐甲冑靜折邊城馬得留翫奕碁撓師亭候懷爛柯之末伎虧授鉞之良謀苟失律而否藏况慢令而致寇逗撓之罪已孽難逃糾按之明職司其舉請拘司敗以正爰書

同前

畢遷喬

連帥職當邊徼任切爪牙不留意於軍容迺忘情於奴戲雖費禱不輟未可因循而陶侶既損何勞健羨一秤之上空聞懷陣之心百戰之前不見臨戎之節御史乘驗按罪執簡彈違白以群兇寔由連帥此而可捨法安用哉寔以逗撓雅符彛憲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二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三

射御門三十一道

澤宮置福判六道

張侯下網判五道

不以騶虞為節判一道

不以采繁為節判二道

鄉射司正倚旌判一道

賓觀武藝判一道

矜射判二道

祭侯判五道

馬驚師徒判七道

射不穿札判一道

澤宮置福判

甲司澤宮將祭而習禮所由置福不設中御史劾之訐云自邦國以下則有名制王者之式未之前聞

對

六藝之脩五善之備禮稱觀德義在興賢豈加爵而益封實選

士而預祭惟甲何者司射澤宮見狸步之張侯以鹿鳴而應樂
設中置福用陳矢筭之儀釋獲建旌遂明多少之數賓主存乎
百拜八卿繼乎六偶能其中質定以和容豈罰觥之無慙亦削
地而成恥禮之美者德實在茲况名位不同自邦君而節制噐
物有等寔王者之殊儀卑不踰尊上得兼下法官所劾敢奉守
官之誠詐者有辭恭聞克謹之義

同前

潘文環

祭以訓恭射惟觀德出正中質將定於賢愚備物致用是昭其
典禮瞻言邇甲司此澤宮張熊侯以示威酌狸步而遵美飲筭
初列爰立豐以表儀射器斯存亦置福而供命然以高卑異等
名位殊倫若事屬諸侯同宜同於相圍而舉非王者爰可論於
設中既無供職之懋寧懼守官之劾

同前

程休

刑措化成教尊義立將崇大射爰隸舊章先習禮於澤宮且觀
德於方國恭惟彼甲天子有司展四體而能勤事一人而慚懈
固合在儀必備豈可立事無規今則乾道昭回天光臨下舍矢
如破雖則射不主皮置福無中如何發彼有的法官之劾以告
闕於今供司存之辭訴未聞於古制雖五等有數四侯既張而
茲禮不存斯人何罪

同前

蔣準

射以觀德禮先擇是士明五善之義豈從六藝之卑况聖敬日
躋王假有廟將期預祭之事是知必爭之道甲學乎相圍司彼
澤宮并夾既陳決拾斯彼思備物以致用奚曠官以速尤竟不
具於鹿中乃空歌於狸首未學茲甚不敏則多天子之儀用或

兼下諸侯之禮事乃舉中使揚解而有言 發功而足獻遂
合會稽之美每抽厨子之房肅慎之貢仍韜夏后之服繫謂

同前

裴子建

選賢觀德存乎射義為邦之度因文物以肅陳將祭之儀必先
朝而慎習於是審茲狸步張彼熊侯揖至讓升和容顯於相圃
持弓挾矢雅頌彰乎澤宮司馬分進退之規工人奏蘋蘩之節
百禮式序五善無替既有備於置福復何遽於設中法官執此
簡書欲行觥棗訴者確乎執理憑於名制用舍之道抑有司存
且列國諸侯擇土而祭自守彛憲無相奮倫事乃屬於邦君罪
寧歸於彼甲緬稽古訓斯為正典得失之旨居然可知

同前

劉肫

大聖嗣文明時偃武弧矢之利可以訓戎禮容之規於焉觀德將
因捨奠是用求賢甲為主司素非違一作吏澤宮 制何昧周
官相圃之儀旋牟魯典既而工歌九夏庭列三侯決拾既伙於
瑀弓并夾則陳於揚矢標名一作鹿兕或有國之前聞皮彌熊
豹蓋王者之恒制語而有訐雖以執禮為詞闕而不供終當毀
積之責請依中典以勸無良

張侯下網判

景張侯下網不及地武賓遂貫之監者謂無揖讓之禮不坐奠
豐上賓袒決而退 劉瑾

對

六藝崇射五善遵禮景也張侯眈效能於棲鵠賓之遂貫遽呈
妙於啼猿曾不知搢策有揖讓之儀飲筭行多少之節下網不
及如堵奚瞻監者有知奠豐是闕人而無禮袒決難畜以之觀

德從何擇士若不論辜是誣桓憲

同前

王誣

國將郊禘王有聘享宴而習禮射以觀德大侯既抗敦一作弓

乃堅天子張熊武之威諸侯異朱玄之殺不及地武何所失儀

高其下綱誠為順理然禮崇三讓無聞固請之辭射有五容先

招不至之誚雖飲於少筭自可奠豐而獻爾發功方觀袒決於

賓徵於一作捨禮在景何所憇儀但歆旌能期於書過

同前

考賢論材審藝觀德爰設三侯之禮以崇五善之儀狸首登歌

是求於合雅采蘋斯奏何先於主皮惟彼武賓齒于其位宜揖

議中節允諧一作叶於觀善柯穿洞非儀坐彰於伐德綱則未下

射何速如自貽監者之尤遂干司馬之政不奠于坐誠叶周人

之式袒決而還亦符相圍之事雖君子之爭戒一作或所苟得而

士師之律未可深文宜從肆緩謂叶平典

同前

姚承構

開彼澤宮臨茲相圍可以觀德必也射乎所以揖讓而升審固

而動矢流的候服親於主皮樂奏采繁笙鏞備於和體豈失于

獻士而亂簡能不綱靡及於地前飛羽虛驚於雲際坐奠斯

闕袒決而還宣父之妙誰崇仲由之令何寄且君子之爭應免

於嚴科小人伐伎須從於薄黜禮律之道斯合宜然

同前

嚴迪

景遵狸步張是熊侯地武苟合於舊儀下綱未踰於先制賓則

有藝執射多功舒卷寧懼於出正發縱美聞於破的彤方既杼

與明月而合規白羽纔飛狀流星而遂貫然而禮成揖讓不獨

主皮徒矜祖決之容未覩奠豐之事作而非法不足書能人而無儀誠須寘罰

不以騶虞為節判

大射之禮主司不以騶虞為節

對

冠此

禮經之設寔和天地凡在有司理資處恪况大射斯御大侯既張誦狸首以成章歌騶虞而應節匪文匪武載光於禮容爰遊爰豫一作爰式備於彝典崇拊俎之儀助發生之氣豈得弔弓之旨致闕公宮彼茁之規猶虧相圃位已乖於司射法須加於秩宗請寘鷄鳩之科以懲樹皮之失

不以采蘋為節判

甲會射制氏不以采蘋為節所由加罪許彌非三命已上

對

常述

射以習戰樂本宣風雖君子之所爭乃先王之脩訓惟甲幸逢光宅甲踐榮班羔裘以朝未登三命之秩主皮為會咸茲五善之儀興武與同多期多算和容中質不出于正節未及於采蘋事有歸於制氏欲加其罪竊謂誣辭且物有司存孔門垂教失官為慢春秋所規節以樂章誠則大夫之禮非禮不動實惟先聖之謇師古未表其明知禮反招其咎所由斯罰有異繩愆制氏有言誠為舉枉

同前

馮萬石

三皇威察利用孤矢六藝和容率由欽射故澤宮相圃揆尊卑之節出正中質定賢愚之分既參之以樂章必備之以禮物甲利乃習妙言會其儀豈徒主皮之善將勤君子之爭制氏頗曉

鏗鏘班乎樂職屬斯登降須狗疇人寧宜冀簷不脩鍾鼓靡奏
闕於所守罪亦何疑至如武侯熊侯自天子而斯達采蘋采蘩
采蘩一作采蘋由命士而有差理合各附等威威依節制訐非三
命已覺詞游將扣兩端須知甲品請更閱實然後定刑

鄉射司正倚旌判

甲司正命獲者倚旌為有司所糾詞云兼官無事

對

李思元

國有燕饗代存飲射貴以觀德先乎踐禮故比茲六耦是辨其
等威抗彼三侯必憑乎班列春言伊甲則曰司存寔掌厥儀克
閑乃事序賓明揖讓之則進或歷階替射辨升降之儀退惟輔
序而決拾是飲弓矢斯調射人發功非無破的之藝司正命獲
爰有依旌之禮將欲乘其多筭罰以弛弓使夫沮觀必明威容
可則况職不在備禮或從宜無事則兼寧云離局之過有司所
糾實負曠官之責

賓觀武藝判

乙為賓觀武藝主人三拜不答兩拜責其闕禮

對

李暄

侯以明之射有觀者設中筭以章物立其實以相儀乙鄉黨稱
賢進退有度將拜至而拜洗且三讓而三揖一作接是欲體和容
之節知曲藝之美匪惟訓人抑有觀德豈可空瞻棲鷓未盡主
皮尚陳旅酬必候一作候興答將疑飲數故異禮容既不爽於威
儀亦何勤於偏拜謂之有闕宜乎未耳

矜射判

樊少翁與箭張迴各自尚詣府以迴優少翁不伏

對

李迪

武有七德所以保大定功器重五兵所以禁暴戡亂在三端而不棄居六藝以為先張迴檀飛衛之功樊少得養由之妙同觀桂蠹並斷征鳧暫彎繁弱之弓載發安婦之矢俱窮中質各盡和容未見於搗謙遽聞於矜尚君子無爭必也射乎府司既曰迴優少翁如何不伏

同前

郭行則

少翁繁弱靈苗張迴忘歸遠系各是良弓之子俱膺美箭之名類筋角以甄形攸資定體固鏃羽而成質期乎陷堅蓋取諸睽用明弧矢之利道該於藝允覲和容之能非唯取貴禮經固亦以威天下是處顏高之室稱乎六鈞寔發養由之弦先於百中論其飲羽本為相資詰以主皮是非獨善瞻言繕造何劣何優據其精靈徒矜徒尚文戰而未覺先鳴齊驅而適聞後殿少翁不伏雅叶通方張迴非優謂符彛典

祭候判

得甲祭候辭曰強飲食御史糾非息宴之禮不伏

對

袁歆

唯祀與戎禮之大者觀射見德侯其皮歟俾徼福於爾靈將示威於我衆所以司馬張皇於五射梓人盛飾於三侯繫而有儀下網不及於地武祭以成禮上射更揖於堂楨是則俎豆克陳熊武相間多算少算射人或就於示疑作爾爵強飲強食祝史無愧於我辭冀必懲於不庭是有所祈於介福雖非寔禮寔曰武經既庶幾於戢兵復何疑乎致祭乘駘之糾期心奚至於加諸而中鵠之誠彼甲未越其典則禮不瀆也神其吐之

同前

魏兼季

揖讓而升發彼以祈爾爵正鵠苟失必也反求諸身甲主張三侯是供五射筮二以薦初陳強飲食之辭金奏既動間以采蘋采蘋之節屬九圍有截五兵載橐宜習禮於澤宮可觀德於相圃下網不及於地武中掩以待於手弓惟若寧侯則抗而祝也所以擇士乃與之祭馬禰非息宴妄為柱史之糾觀其守職未失梓人之規無咎可貞甲免夫戾

同前

李挺

澤宮舊典相圃遺法實備多儀亦彰異數至若一日之澤息物體農四牲既朝勞動式宴於是取像貍步設廣庭之禮物載張獸侯量下網於地武射之義也豈直主史神則憑馬必俟工祝羞醕醢之嘉薦陳敬戒之順辭或中鵠而升則實爵以獻終乃示其慈惠庶將強其飲食正依經禮寧畏簡書爰詢栢署之言未達梓人之職甲之不伏可謂守官

同前

秦用

五善與能三侯是列俾射夫有獻庶君子必爭甲藝窮決拾心惟審固成規月滿則先張之弧如破風馳能發彼有的對梓人之成器受司馬之蒲觴祭則有經辭豈失舊既不寧是抗非貽福謂何且使臣農夫息宴以禮而主史棲鵠降殺異宜如或獸侯斯張是則多冠虛觸尚迷岐路更佇指縱

同前

姜庭琬

祭以主敬射以觀德三侯既設遂聞熊豹之差二筮可享爰申醕醢之奠甲進退有度揖讓而升方備於五善詎界於六藝有如武子之妙以取牛心類后羿之能全無雀目祭必如在神當

格思唯寧者立以繼代不屬者抗而射汝強飲強食陳祝史之
正辭克禋克祀介曾孫之景福必也正其位稱彼兕觥將勞
農以休息乃示宴以惠茲鐵冠所糾恐未三思鉛刀見用終資
一割同於噬腊難以其心

馬驚師徒判

卜氏為御馬驚師徒小却監軍糾為無勇卜氏遂死之或誅其
功監軍請寘于理誅者執云非罪

對

梁庶

戎御近官事資良藝或逐禽而過表且并轡而授綏克敵是因
舉旗攸屬卜氏叅名訓僕奉職佳兵懸父之馬或奔晉侯之車
將敗師徒小却鉦鼓微旋既獲譴於有司載輿慙於無勇鳴轂
小故猶有伏劔之臣敗軍大尤須聞免胃之客是用捐軀不恡

一作視死如歸東野傾轅雖則其罪國書殞首終用可嘉足比

乘丘之能宜錫滑臺之誅庶甄死節以寵鬼雄

同前

楊仲昌

師貞以律大易微言群吏聽誓先王垂則卜氏致躬斯役頗事

戎昭似乘丘之摠兵寧執御而無勇遂使秋一作還塞北介胃

暫容日暮城南鼓輦傷氣監軍執簡而往操刀必割冀圖賞罰

以制忠邪但授一作綏匪憊流矢斯驗嘉赴敵以徇節亦議功

而何妨禮經孔昭誅德惟允實卜也之非罪亦捨諸而不惑

同前

呂令問

將執御乎必能者伎苟有素失乃非愆卜氏御戎豈其敗績六
藝之末尚勤夫子之言十乘之先遂執王良之轡既而師貞以
律騎勇爭鋒外強中乾忽陸離而莫制大軍小將却遷延而欲

奔非馬其人異叔牂之沒怨有矢在肉知責父之罪圍人以告
誠合誅之生也不欺將子無怒

同前

梁涉

赤羽相向魯載乘丘之役紅塵交飛國驂責父之御事足蒙馬
力均投牛變非御極驚為流矢殊郤克之不止因潰齊軍成魯
師之小却便亡卜氏汙朱輪豈敢言病驗白肉乃知非罪遊者
既往吾誰與歸死而可哀士始有誅此馬寔理執曰監軍雖欲
必也正名是故惡夫倭者

同前

褚思光

卜氏習聞秋駕工隨水曲屬出車檻有六月之師將執訊連連
成九天之勝而深谿難拔小駟易驚殊攝叔之致師有懸責之
敗績是無勇也於此死之監軍糾慝未窮通憲必若馬為流矢

所驚人殊執轡之罪則死非其過一作誅得其功率象前聞寧宜

寔理

同前

楊慎全

邊候時驚聞列將之授師戎車啓行有僕夫之執御白刃交下
望軍麾而且前紅塵四飛聞戰鼓而俄駭甚朽索之為御因交
緩而小却疇昔為政雖異羊斟不仁今時敗績還同卜國無勇
結纓而盡復矢空非請易其名蓋難霑於下士將寔于理馬可
罪於亡魂雖聞舊經非辜當失不誅不罪斯馬取斯

同前

劉濬

登庸取士六藝稱先設策除兇五兵是要卜氏為御招愆於馬
驚監軍正刑志存乎鷗逐昔懸責理御嘗聞流矢之灾卜國佐
驂遂彰白肉之患有功必賞有犯必科未明敗績之由須覈馬

驚之故請重尋結然定是非庶使幽冥申寃功過昭著即寘于
理深涉乖踈

射不穿札判

得甲獻弓蹲甲而射不穿一札有司結之辭云液角署不得牛
戴牛角

對

貫革乖方則宜致誥相角失理亦可徵辭甲奠體以成執簫而
獻中規無一作撓六材雖則合三捨拔有憊七札不能穿一且
集作宜恐傷人之甲不曰堅乎而非戴牛之弓無自入也液信虧
於巧者射遂爽於藏弓周典足徵彼自垂於三色楚君明試此
無愧於二臣咎且有歸責之非當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三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四

選舉門三十道

舉似已者判六道

舉方正者判三道

舉嘉遁第判一道

自舉判一道

舉人倨傲判一道

自比管仲判一道

貢士不歌鹿鳴判一道

鄉貢進士判五道

貢人帖經判一道

枯州貢士判一道

獻賢能書判二道

舉賢任選判二道

被替請選判三道

詐假求官判一道

知名配社判一道

舉似已者判

丙充使舉似已者御史糾按丙稱但成三物唯善能之

對

陳齊卿

舉善國經為善身守有觀風俗俾擇賢良故輶轉疑作傳一封尚
 且通於鍾律埋輪八使豈獨懼於豺狼丙以星車達諸天府惟
 賢能似雖雖不忘御史彈違莅職肅物臨人謂無失於奉公乃
 見傷於與善使苟為齷詩東門之粉齷不既引羊舌畏此簡書則
 羊舌廢而不興祁奚誰其請老制命為義然暫威於栢臺察理
 莅仁終取連於茅茹欲成三物方建一官所糾之言其細已甚

同前

屈突滑

天生蒸人樹君以牧國有理體得賢其昌丙人伊何縻我好爵
 發揮王化對揚天休整日馭以觀風駕星輶而問俗方欲庶績
 其疑伊又九功式序搜遺逸於巖藪訪才能於草澤舉不失德
 推皆似已既無替於拔茅亦何慙於耀一作桂且繇則廢命禹
 乃嗣興爰其歸老午也膺職內不子避外惟能舉建茲一官成
 彼三物自叶彙征之吉寧失鶴鳴之義憲司所糾為妄作不能
 阻勸忽肆淫刑參則不敏未敢從命

同前

裴春卿

受命觀風光膺耳目停車輟駕是牧疑作收翹楚知之不遠十步
 自得於芝蘭行之有隣千里方聞於膺會惟彼舉善誠為好德
 出門無爽於同人投士遂多於似已類祁奚之直道有范滂之
 遠心建一官而三物克成舉十室而四方知勸皇華允美所謂
 伊人白簡以聞徒為此糾

同前

獨孤峻

舉賢無私惟善所在苟利社稷無恤其地疑作他故德能佐時彭
 仲超於令尹才堪御敵觀父統於三軍唯得其人似已何爽且

魏獻舉代祁奚薦雋將利國是資不阻親恣以進賢為務寧問
回邪故能建彼一官成乎三物先賢所尚君子躋之事以類分
云胡不可瞻言丙也直指是稱舉爾所知何敢沒沒良才衆矣
多舉何妨御史綉服霜華驄威電發將違執秩言寘僕區曾不
知獄也故紛刑乎頰類見左傳昭十六年子產曰刑之類類淫刑以逞誰則無辜得善
誠則可嘉糾按斯為戾也

同前

房密

進賢受賞求善以類苟有徇於廉能固無嫌於讎黨夫不惡汝
柳朔方方為於栢人孰可伐之伯華旋佐於軍尉事不為諂舉
乃斯得以成三物爰獨一官且王命使臣匪躬之故位多君子
何限之拘方勵時而激倍寧守文以牽制能舉善也唯其似之
大夫之中則聞於祁氏御史之糾無為於魯人宜加爵地之榮
無陷功賢之議

同前

父教子忠為臣不易知人則哲惟帝稱難任官惟良底祿以德
莫不進方正之士獻賢之書詩詠誘裳禮設庭燎衣冠濟濟鳴
玉珮而來朝文雅鏘鏘望金門而待詔祁大夫之請老內選其
親范文子之讓能豈遺其舊皆舉不失職義不在私晉國建其
一官魯史成其一作三物士遇知己惟其似之觀星使之來儀
長歌棫樸覽霜臺之糾謬反示狐裘寧假有辭自然無咎

舉方正者判

京兆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有司以詭衆虛矯奏請左
遷

對

張萬頃

漢辟賢良周升俊造求我士庶登士之于朝咨爾大夫哀然為首以弼余教將沃朕心况張敞尹京孫弘待詔軒墀中禁襜褕上謁如咫尺之在顏何繁辟以為禮將三命以必走奚九拜以愆儀然惟方所難與人無備馬可納虛詭之說畏賢能之書苟上第之得人豈左遷之云罪試可乃已吾無間然

對

崔珪璋

制祿受寵以身許國夫不舉賢宜其削地故何武所薦先於宗黨孫弘慎擇果得詞林至如官則尹京爵為上秩問馬未能於鈎距推賢乃見於繁辟且不求備寧責於周旋如或可收豈徵於拜禮應屬天顏咫尺對敷失墜楚材儻以堪用卞璞詎宜便捨欲求上賞更俟試時因奏左遷孰云其可聖朝刑上不濫舉賢理合從寬向觀稽首之儀未成不削之罪

同前

李伉

四方取則西夏為樞九流待問東臺是急若舉不失德實人所具瞻而瞻而肅穆清規崇嚴丹陛澄清光於霄漢不違顏於咫尺則當進退禮容孰聞繁辟雅拜既無觀於叔氏亦何取於鄙人有司上聞攸資伏念儻使廣成不遠應無北面之尊綺季或存未屈南山之老試可乃已孰謂不然

舉嘉道第判

嚴虛應嘉道科舉試策及第選曹為非時進擬經臺有喧訴選司以虛名乖實貶第

對

徐楚璧

嚴虛草澤賢才滿輪壁命玉臺對問既則登科仙署縻爵誠宜利用抑同選調詎曰非常坐見淪塞行招徃訐然則跡也事等

鑿枉行其道馬何論負鼎諒出處之有異豈名實之相乖義在
優賢理無貶第與言舉主誠則知人賞先第之地非無故實奪
閑田之祿未之前間循彼功曹以為直筆

自舉判

闕

李昇朝

舉人據地判

標目作舉人倨傲判

穎州常居於本屬舉刺史問所能乃據地而言刺史將為奇才
察吏為詞色倨傲不堪獎仰處分

對

常希顏

常居汝潁奇才丘園高士平進二千石自謂五百年陳思王之
藝能唯聞自舉馬相如之文藻故且先容蓄銳門庭審屠龍之
已就露才州府望維駒之有期舉善進賢英翹是務負才任氣
倨傲何傷計吏猶揖司空處士何卑刺史或是栖遲之侶禮律
未閑流宕之夫拘檢不定取優退劣赦過舉賢庶以為宜未敢
懸定

自比管仲判

無是子恒居草廬自比管仲云夢乘舟邑人告其虛誕

對

李昇朝

國家頓網鴻鴻廣羅舟楫人降三傑俾機務允釐天飛五老而
元氣清晏猶且弓招歲下徵拜日聞無是子毓德郊扉澄神虛
白效宣尼之竊比無踰老彭徵武侯之故事終期管晏雖復跡
符媒銜終是志越儕流或未可量有足嘉尚昔月中見字尚表
莫童今夢稟乘舟故符王佐但聖朝以丘園佇秀物色求人乘
箕降昂之賓金礪玉璜之相必循名實方漸台陛今者邑子薄
言告以虛誕且鄉人所惡未可即依翁婦自陳亦難憑據言之

無罪告上何傷

貢士不歌鹿鳴判

甲秀才充貢郡送不歌鹿鳴之詩

對

苗收 總目作收

甲才惟國寶秀彼士林孫弘適見於贈芻卻洗佇希於擢桂既
忝鄉賦將觀國光雖賓薦可嘉而禮容未足鹿鳴不奏鳳德何
衰爾闕其儀我愛其禮乙有言矣郡何詞馬自速其尤誰曰無
咎

鄉貢一作舉進士判

鄉舉

一作貢

進士至省求試秀才考功不聽求訴不已

對

鄉大夫之興賢最

疑作能

大司徒之論俊造既升司馬又告諸王

天府拜而已登內史職為其貳周云進士漢曰秀才在今日之
區分非曩時之名數文藝小善進士之能訪對不休秀才之目
美彼良士賢乎我師以窮鄉之莫知徒舉其小庶會府之達識
即致其大亦猶鯨魚之鼓涓海歎蹄涔之暴鱗驛驪之局中庭
望雲朔而驤首考功自可表其秀傑拔以殊倫縱常武之文不
歲登其尤異急賢之地宜日新於進才聞言不聽斯為蔽矣試
可乃已何至是乎公使湮沉坐令求訴

同前

漢辟賢良充徵仄陋庶見拔茅之彙方資刈楚之才故選彼鄉
閭貢之天府始策名於進士誠合明敎終求誠於秀才一何乖
謬既離局以干事方越樽而代庖薄訴雖多厚顏奚甚國章攸
著甲令斯存考功不聽誠則無爽

同前

講信明義脩詞立誠豈惟潤身且以干祿一作以干祿仕德成而
上充歲賦於司徒道在則遷嘉名聞於會府叩兩端而入仕博
之以文論二舉之殊條奪之於理尋擇賢之意無遺十室之才
詳歷試之規寧隔四科之秀循名擇實雖在司存改業惟人何
求物議

同前

權寅獻

拔茅稱吉大易至言刈楚飛音詩人起詠進士以鋪翰振藻見
舉於鄉閭文麗筆精允光於省闈據才雖稱片玉無狀須依一
名出敬梓之鄉但論進士入握蘭之署旋求茂才名異奏名事
便迂僻許非許禮義甚乖踈瞻乎不已之詞何哉無狀之繆請
依鄉舉謂允公途

同前

髦俊之侶鄉曲有聲閱五車之墳籍光三道之詞翰是得咸充歲賦各騁翹材
喧一作喧鶯谷以載飛歌鹿鳴而入薦既臻華省方得甲科但以進秀異名考試
殊例不應本舉誠恐非宜考功不聽良為允當訴求不已何大乖踈

貢人帖經判

漳浦郡貢人景帖策不通所由將坐郡守云未成公仰處分

對

張憑

惟賢是舉慎擇為先明試以言得失斯在惟景策名歲貢待扣
禮闈將登甲乙之科潘連主君之戾何則帖茲學圃既謝專經
策以詞林仍非善中遂使仙臺清境徒訝於才難幽谷遷鶯空
悲於歲脫顧惟州將豈曰能官據條雖未成分於事恐非公薦
景當冒貢請用遠効之禮守舉悲才宜從削地之罰

括州貢士判

括州括州即括蒼也大曆十四年改為處州申貢士少

對

諸葛若驚

諸侯列士貢士有差稱彼地灵登之天府括州水鄉遐服台嶺南仙區梓漆標材幾馳聲於俊造竹箭為美亦飛譽於東南頃以充賦上京頗規前古在褰帷而來失何直繩之見期然則國家獵異搜奇招弓頓網移鄧林之茂樹接影槐庭掩澤國之瓌材連芳芒閣既惟新而裂典何昔禮之云稱廉使此推盖申朝憲州將雖拒有味隨書

獻賢能書判

甲歲經致事不獻賢能之書御史糾不能教其所理辭曰待經三年則以禮賓之

對

宋昱

考藝尚實進賢受賞必久於其道乃不失其人甲也匿鄉職於股引觀其所與之德行為先察其所安則文理為俊縱舉不失選僉曰能賢猶同三年乃賓以旌五物無爽筐筐以將其意笙歌以勸其從儒者為榮詞宗立志始於司徒授法終以大夫獻書俊寵於君舊史每令於續食成賦於國前王肇俾於計偕將慎薦延之義遂下崆峒之拜登于天府二於史職當由致事之歲則匪掄才之時卿則守官諒不愆於侯度臺應憎理頗有乖於紀律有詞不伐無簡可聽

同前

鄭璲

國有地官以帥職卿則大夫而列位政無苟二命在奉初告于鄉里頒司徒之禁令期於歲時登夫家之衆寡眷言甲者斯馬

從政既受其法如璽印途將教所理猶全在鏡是以俊造察本於卿閭賢能薦登於天府同谷求之舉士不失薛宣類周瑜之貢才無遺魯肅况致事有典大比作程詢衆之譽義存五物禮賓之飲道在三年作良命官是甲未聞失德賞恭罰否彼憲何其繩

舉賢任選判

得上封事人云吏部計選不得其才請命公卿舉賢而任所司云知人之難恐不絕私非選士之策

對

鄭察

底祿任人惟賢是務居位稱職無私乃可况爰設天官俾司衡鏡審輪轅之目每得山公表清通之心更推裴楷固不失士將無棄才何必咨爾公卿獲我髦彥雖鄉舉里選則有附於曩時而操柄執權諒難廢於今日且如知人匪易絕私尤難前王以之則哲五倫猶是自疑家官必擇夫至公庶流自息其貪競議乎經久曷若因循愚謂上封未協中道

同前

求賢審官分職揀務必資慎擇乃因姦邪惟彼禮闈式蒸髦士固亦品藻而無失何銓管而是昧所以懷山沒識量蘊毛玠公方擇其琳琅誰云非克刈乎杞梓孰曰謬賢嗟爾伊人議乎取士類匡衡之述古多所引經同谷未之上封屬一作獨將言事教隳邦典政敗豎儒且涉緣情殊非革幣天官嘉選是日司存月卿薦賢恐成離局

被替請選判

丁受官累日被奏替請非時選廢置不許云准勅旨冬已過旬

限丁訴云今正在冬當替只在下牒之日且論辨官材不合拘以限約廢置又執賢能以歲時入其書豈可無限

對

牛聳

用行舍藏宣尼所誠難進易退老氏格言伊丁効官先甲入用曾未浹辰見代而解乎印綬已在後時參選而趨乎衡鏡雖牽絲失位情有可矜而如綸與能材或無取誠宜委命而去何至勝口與爭但使如珪如璋不替不濫弓旌自辟仁遠乎哉今則天鑒孔明星即守法進退不過斯害也已吏曹引乎周禮前言是徵丁意味於隨時厚顏何格告令知分用止躁求

同前

敬寬

底祿命賢諒存於考覈懸象班令克定於程期無慢國經必遵王度胥言丁矣庶得人馬登書拔才量能授職如望政成人化冀及三年而乃褫服抽替曾不累日屬參選限勅而詣訴過時徒思揚已露才豈可違文破格然已而靡愠嗟有異於子文留之勿移傷不遇於黃霸誠哉廢置寔曰司存引明周典之文詎忝冢官之列興言不失宜室有詞

同前

不沼

任良物官著國典而為重守法立度在所司而靡踰丁筮仕策名掄材受署既而天書荐委寧俟及瓜之代會府陳辭重希刈楚之選官纔登於累日時已後於三冬允哉廢置明乎用舍雖進賢是急冀聞取士之門而嚴初不侈誠曰在公之義訴而不納信謂得宜况歲其書事有徵於前志不拘以限亦何聽於薄言請候他年無隳舊典

詎假求官判

乙詐假求官科其罪訴云求而未得詐為

對

為官擇人常求俊又強學干祿必正科名彼乙伊何不求諸已財官明試無聞六藝之能藻鏡掄才將亂九流之序况今唐虞御格才子在官裴持衡至公選士方聽得賢之頌寧容詐假之辜顧三苗而斯宅既稱未得須議臧論

知名配社判

甲知名早卒郡守配食縣社糾不法曰恨不及之

對

敬括

駿馬雖死猶聞市骨秋蘭縱敗罔或損香詢訐乃甲名器無瑕稟諸薦之美秀幼敏足稱韞子然之材能早代何速恨疑良者守克尚于賢仰之彌高未經旌其閭巷思而不見聿將配乎縣社俾善政彰聞下人悅勸伊何韞也何其糾之宜高孔氏之言無取使司之見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四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五

禮賢門二十七道

小吏勸言判四道

薦賢能判五道

寢延部人判三道

志行高潔判一道

舉抱甕生判六道

貢市井之子判一道

選人代試判一道

拔萃相非判一道

取名士判一道

教胄子毀方尾合判一道

試選人繼燭判一道

徵辟不起判一道

無出身判一道

小吏勸言判

景與小吏勸言倨見功曹將黜不伏

對

康子元

義在斯合借容猶重於將軍道或可存縫掖未輕於太守景勸
言小吏將疑十五之詩倨見功曹無迹三千之律耕耘禮義儒
行已申於仲尼彌傲風雲高節未屋於光逸雖闕循墻之敬豈
干銘鼎之科將加譴黜恐年寬裕希從理遣無重斯愆

同前

毋嬰

聲同律和氣合形比渡遼捨鴈門之守獨挹書生中郎捐座客
之談方近處士吁惟小吏職在含香光送有著於美名李斯果
昇乎列位神期暗許能紆長者之歡精義共同何廢達人之話
功曹望慙樂廣才謝范滂空嫌倨見之輕遂其黜賢之貴不肖
諸已翻欲退人巡覆再三匪間其可磁石非曲針之取武魄無
俯芥之收拾凡就能幸從其議

同前

鄭少微

智士敏德難進易退明識流鑒察微之彰與善無求於貌恭選
能何限於斯役一言而善三語攸升交匪竭歡談仍詣理不乏
吾事在小吏而非辜無速我尤何主吏之煩類不從棄黜深謂
得宜

同前

景與小吏歡而且言不勤無傲之心旋得有皮之刺恭匪近禮
信則承羞黜而未甘或難奪志若使才不足羨怠而可尤必也
德有可甄倨而何責徵諸故事拆有其倫鄙生見重於杭詞元
淑無嫌於長揖與其譎過寧取優賢

薦賢能判

甲薦異能之事三詣公車識皆高第表請錫彤弓矢廷尉致詰
詞云三適有功

對

趙子餘

建官惟材言刈其楚為政以德行歸于周甲徽華國章夾輔王
室充茲好德是用進賢禮盡異能稟然登於漢室策選巖穴咨
爾置於周行既三適於公車宜九錫之觀國且得臣敗楚失在
子文夷吾霸齊公歸鮑叔寵錫既傾於彤弓將命必議於太常
致詰豈煩於廷尉儻任形而廢禮猶越祝以持庖既見侵官未
能唯命

同前

甲何人斯惟曰舉善士異其行先乎薦能如祁大夫則仇讎不
避若隨武子乃管庫先登才膺明試雖公車之是辟事匪專征
豈彤弓以為請名器不假車服以庸信有德之可嘉終無功而
何錫致廷尉之詰雖三適稱勞異諸侯之勲而百矢奚用典禮
不易事義斯存

同前

舉善惟微知人則哲妙聞音者識窮山之竹能追芳者賞幽逕
之蘭甲位登八命才高四岳言刈其楚有異錯薪載繫其駒屢
聞驥首文舉之昇一鴉陶洪之投三國志陶丘洪云御二龍曷
二龍於長塗投字疑足思齊寧將比價懿茲擢挂便請錫弓自伐誠則躁求議功何
妨懋賞稽諸漢史軌躅昭然名器不可假人升降固宜合禮爵
土互錫理或酬功弓矢斯張雅符謬請六卿司過三適胡為

同前

王昌齡

俾爾公侯敬服王命乃升賢俊昭宣訓典惟甲蕃屏有垣既攷
攷於審擇黜陟咸若亦賢賢而脩貢三詣三適登漢室之明科
九德九徵贊虞臣之寅亮有如取火於燧故能任事加爵且汝

惟勿伐則惟珪瓚不誣今也自賢豈曰彤弓是允與其表請孰若謙光廷尉有詞匪伊妄作

同前

劉潤

唐堯稽古時謂能官周文小心號稱多士雲龍威召鸞鷲充庭蒲壁交懼弓車荐委薦異能之士採非常之德遊太學而橫經詣公府而高第驥足千里同主父之三擢桂林一枝恥公孫之十上爰求九錫之命以旌三適之功惟甲書生可貴能移太守之尊小吏雖卑猶奪宰君之望在道雖云可重傷倨無宜寘刑理在優賢不勞黜

此篇惟甲以下四十二字疑誤

寢廷部人判

舞州別駕豆盧安舍正寢廷部人乙弗乾公事稟而後行所由舉不法安不伏

對

端右之寄古人為難光我大邦抑惟良政豆盧安雅有通識率由舊章呂處推其佩刀諸葛稱其箕足好問則裕高步於丘門有道可尊且懸於陳榻舍茲正寢廷

彼部人飢渴良圖

咨謀雅道昔干木賤士文侯尚且軾閭侯羸匹夫信陵以之虛左重其所部望古何慙舉此為非遇所不取

同前

豆盧安幸屬清泰早襲衣冠陪去獸而宣風贊還珠而緝化題與就職行聞仲舉之風展驥臨人坐振土元之燭爰於正寢廷茲部人罕言私情但舉公事乙弗乾既奉嚴命稟而後行論情未越於古風據理何乖於即事王子之臨東海雖未贈刀盧君之撫南康終其化鶴所司妄舉終有味於條章安既有推詞請

從於緘默

同前

劉光

王祥望職久著傳刀龐統良材攸稱展驥承上接下故宜自己而行舉目提綱或可稟人而借如鄭產流譽尚採鄉校之言晉侯質疑猶聽與人之誦則智有不達材有不通江海以納流為大君子以訪賢為美子賤之居茂宰實稟度於邑人何晏之任尚書正關懷談客孔丘既稱其善史臣不叙其非按舊章而可憑明所司之妄舉安令不伏良謂有詞

志行高潔判

得甲志高潔遂為時人所宗有司詰之曰景前時以為通而今以為介是不怕人也請斥之甲云景云景雅尚自若而論者或異不伏

對

李暄

國著進賢之賞思類能之用欽崇慰薦敦固引繩野無遺才邦有大任甲方伸己志將舉所知毛玠當仁克軍徐邈孔融明敏無棄爾衡見機一作乃乃通達之人失道為草一作井介之士隨乎去就順以行藏不會適來之時將疑過後之行寧問管鮑之厚孰存莊惠之深其於有司未日知我居然請斥何哉失辭

舉抱甕生判

河南東道將斧舉抱甕生或告云矯州科生妄罪不伏

對

王利器

大道潛運郡動無心明王德孚庶物適遂由是山栖谷隱常有居巢之人鬻蔬灌圃一作園時聞抱甕之叟屬梳冕側席載勤於夢卜繡衣持斧博訪於丘園皇華以知無不為誠朴略之可尚

或人以多聞博識明渾池之非真跡初兆於行藏事有同於倚
伏舉者縱非拆衷猶或獻芹科者貴叶平反無宜一作疑寘棘遇
之寡見告記為宜

同前

王冷然

使臣巡方天子錫命有能利國無持受辭况詩著考槃易稱嘉
道清高勵俗義道周身致為舉先可以師者御史歲觀風物夜
動星芒路出河東載馳駉馬地疑河上便遇真人將觀善以懲
違遂薦賢而報國逢明既達疑作威辟莫辨東西法真一作慎又
不以禮迎何能進退由是黃金見鑠白玉成瑕雖莊周道心以枯
槁非本而子貢利口乃渾池假脩人既無情罵叔文而稱矯州
寧妄罪鞭甯越以成威

同前

馬栩

濟濟以寧寔惟多士爰所貴其在旌賢且抱甕之生代稱高尚
垂竿投釣寧殘渭水之公灌園鬻蔬不讓漢陰之叟御史以皇
華動俗駉馬生風有隱送而必求無賢才而不舉今當所薦理
合其宜復有澆薄之夫淳和詎識季孫纒於子路未損其容武
叔毀於仲尼何傷其德寧使桂瓢之輩道以矯時飲瀆之流人
稱為妄州司處斷未曰通途

同前

弓旌待士東帛徵賢授方任能察言觀行雖三徵改運文質有
殊百代可知風聲不替國家克明俊德無曠庶官多士斯聞得
人為盛猶恐孝盤有作邁軸生詞思草瀆之遺芳憶山泉之逸
賞傍馳鶴板博訪龜枚將求異等之才載下非常之制方書執
簡直指觀風澄清之道莫聞黜陟之宜且昧海隅沉隱未薦褒

本漢陰矯識翻稱抱甕詳言延不中使司自是踈遺混池假脩
野老若為加罪

同前

詩詠考繁易稱嘉道聲流載籍美播丘山誠出處之多途乃蕭
蘭之或致至若丘中一作山老圃漢上栖神跡徒挂於幽閑名未
道於東帛既而金潭洗菊不暇優游玉甃滋園徒施混池御史
乘駉按俗持斧臨人有悔必彈聞善期舉然以羸瓶小節抱甕
微流賁然來思竊用多愧或告云媧深奈前聞生也不其如何
厚貌

同前

世道交喪文質平易朴略之緒眇馬不退混池之萌去之彌久
眷言持斧危我王職將鎮風化是旌漢陰子子干旄雖得詩人
之詠悠悠抱甕仍招孔父之責或者之告不其宜乎假脩之名
於是驗矣然刑克以當道其存肥甯越尚不致糾糞父如何結
罪免夫度外竊以為得

貢市井之子判

得州府貢士或市井之子孫為省司所詰甲云集作羣萃之才
秀出者不合限以常科

對

白居易

惟賢是求何賤之有况士之秀者而人其捨諸惟彼郡貢或稱
市籍非我族類則嫌雜以蕭蘭舉爾所知安得棄其翹楚誠有
惡於裨販諒難捨於集作其茂異揀金於砂鑠豈為類賤而不收
度木於澗松寧以地卑而見棄但恐所舉失德不可以賤廢人
况乎識度冠時出自牛醫之後心計成務惟於賈豎之中在往

事而足徵何常科而是限州申有據省詰非宜

選人代試判

得乙充選人試官選人代試法司斷乙與代試者同罪訴云實不知情

對

前人

官擇賢良選稽名實苟作偽以集作心拙必代斲而手傷乙情

匪容奸行乖周慎將如吾面遂充識以不疑求見子心果代試

而有悔既彰聞而貽戚乃連坐而集作論辜察情諒不同謀結

罪成應以罰法無悠赦選者當准格論人不易知識名所宜情

恕削奪恐為過當貶降庶叶波平

按萃相非判

得乙與丁俱應按萃乙則趨時以求名丁則勤學而待命二人

有相非未知孰是

對

前人

立已徇名則由進取脩身俟命寧在躁求智乎雖不失時仁者

豈宜棄本屬科懸按萃方選出群勤苦脩詞乙不能也吹噓附

勢丁亦恥之躁靜既殊性習遂遠各從所好爾由徑而方行難

強不能吾捨道而奚適觀得失之路或似由人推通塞之門誠

應在命所宜勵志焉用趨時若棄其封菲失則自求諸已黨中

其正鵠得亦不愧於人無尚苟求盍嘉自致

取名士判

得選舉司取有名之士或云不息馳驚恐難責實

對

前人

聲雖非實善豈無名不可苟求亦難盡棄屬時當灰席任重掄

材思得士於聲華懼誘人於奔競若馳騫而方取盧非歲貢之
賢儻集作如寂寥而後求恐失日彰之善將斯據實必在研精集作情
但取捨不私是開乎公道則吹噓無益自閉其倖門名物論於
有無鑒自精於舉措

教胄子毀方瓦合判

此篇當在五百一十二卷師學門今已移入此姑有期有

試選人繼燭判

得史部選人入試請繼燭以盡精思有思許之及考其書判善
惡與不繼燭同有司欲不許未知可否

對

前人

旁求俊造迨將筮任歷試文詞俾從十夜苟狂簡而無取宜確
執而勿聽萃彼群才登于會府惟賢是急慮失寶於握珠有命
則從何集作許借光於集作而秉燭及呼考覈罕有菁英屬詞既謝
於揀金待問徒煩於繼火將期百鍊之後思苦彌精何意一場
之中心勞愈集作逾拙曷如早已焉用晚成敢告有司勿從所請

徵辟不起判

得乙隱居徵辟不起子孫請以所辟官用蔭所司不許

對

前人

脩身獨善寵則若驚制爵尊賢命其難廢形雖遺於軒冕蔭宜
及於子孫乙貞以自居辟而不起鶴書不集作莫顧雖忘恤後之
心爵命已行寧闕賞延之典若使死無用蔭生不及榮何成旌
善之風宜集作且是廢君之命塲苗不食成自絕於勢維葛藟有
有陰義難虧於燕冀請優後嗣以獎於臣

無出身判

得乙居家理廉使舉請授官吏部以無出身不許執云行成於
內可移於官

對

前人

選調

集作選

正名誠宜守存敷求懋德安可抱文乙積行於中間

彰於外廉使以道敦知己欲致我欲青雲天官以限在出身將
棄子於曰屋事雖異見理可明徵掄瑣瑣之材則脩舊格刈翹
翹之楚寧守常科幸當匹席之求無感刻舟之執况自家刑國
移孝資忠既聞道不虛行足見舉非失德所宜堅決無至深疑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五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六

判十四

祭祀一

祭天地嶽瀆門十九道

祭天判一道

祭地判一道

祭星判五道

祭后土判一道

祭社判三道

祭社不奏商均判二道

祭五嶽判四道

祭四鎮判二道

祭天判

立冬日南郊祀昊天上帝所司不歌由庚長奪其俸祿訴云有
其義而亡其辭

對

立冬而郊先王之大禮備物以祭國家之舊章祝史正詞孚聖

德於上帝牲牲肥脂降景福於明神犧象既陳匏竹攸設所司
莅職寧闕禮經三獻式陳且不乖於祭法九成既奏何必在於
由庚苟辭亡而樂在一作存

遽茲奪俸無乃非辜彼

有辭言捨之可也

祭地判

有司以陰祀

駢牲廷尉議罪云牧人不備

對

陳儻言

君上事地典禮孔明臣下奉天祀物斯辨以駢牲類圓德以黜
牲奠方祗必齋躬以裸將咸先甲以從事今乃居陰位施陽禮
紊百代之則徇一時之宜豈唯不嚴於神實乃有覲於國且祭
以崇德禮以展敬况在唐堯之朝守禮樂之秋而享祀顯若牲
牲昧如何可杜其不供之辭責其尸位之罪

祭星判

甲祭司人沃盥執燭而獻人數未玉而徹奠監祀糾其失儀甲
訴云來歲美惡豈玉能知

對

利用祭祀肅敬鬼神不憊乎物實受其祉甲歆司人事著宗伯
當執燭以獻數亦敷玉而備義何肆無稽之言用虧有恒之曲
雖雅有洞酌以清潔為貴而傳稱權筭在祈禱則施福善苟違
珪璧之所傷無幾薦誠或應黎元之所獲則多既靡終於舊章
奚將表於明德神則不享吾何以觀糾夫失儀信為得實罪自
掇也刑其捨諸

祭神以玉同前

劉廷賓

祭神如在肅事以敬求之髡髻皂反諸幽待以精誠同來當日
甲司小職謬乎大義與而從事情初寓於夙興燭以終歌理乃
夫於明發獻牲雖奠禮王未陳苟蘋藻之可嘉將珪璧而何用
雖原均通正自調風雨之期若歲徧祈禳將從雲漢之祀入刑
自通於抵王論罰不假於均金

同前

程庭玉

惟天生人罔不克又所以陳王帛奉深盛啓蟄而郊方祈歲稔
獻羔而祀用叶時和甲也有司名參肅慎厥德明恕而行既盥
沃以告虔爰執燭而祇事簫韶始奏謂丹鳳之來儀奠獻乖方
寔鷄鳩之事問禮虧陳王祭則徹懸雖以歲美為辭其如失禮
貽譴在祀禮誰其捨諸

同前

張默之

祭祀之儀精誠為大陳列之品特王攸先苟違禮經神將焉饗
故博碩肥膾無禮不足為豐潢汙行潦有禮不嫌於薄雖既灌
之後吾不欲觀而陳王之前故為徹奠有年雖不由王無禮誰
愛其羊覽申訴之詞覺其小失詳監祀所糾頌謂合宜

同前

孫文臣

天垂象象地列百神四時祀之廢一不可所以爰命於甲有事
司人如在表至誠之懷惟馨祈莫大之福遂能就盥除穢用燭
明儀既俎豆而式陳冀珪璧而必薦諸具已備惟王未陳謂監
祀而罔知何糾事而斯當詞雖不已其難捨諸

祭后土判

仲冬有事於后土靈鼓不以節法司按罪訴云金燭之過

對

鼓以格神金能制樂各率爾職期謂守官國家展禮分陽祈穀
睚上享祀不忒威儀孔昭薦彘已覆於黃雲配俎必資於清奏
神人式序金石克諧坎其以都疑進不失旌疑樂之以時義其
大矣哉相彼鼓人佑我祭典理宜徹茲六變以出地祇何得舛
比八音坐雁天討曲誠有誤問迴顧於周瑜聲無可聽闕疑稱
美於吳札法司按罪其如有詞請議扣鐺之刑捨此援摶之失

祭社判

宋元君叩鄆生臯血祭社人告妖

對

李庭暉

罇俎牲牢歲時享獻祭神如在明德惟馨感此誠膺茲介福先
王令典列代通規且有生最靈惟人為貴怨嗟尚傷於和氣淫
酷豈叶於明神今叩鄆生之血以充句龍之祠且送中尚不致
殉祭社焉可用人往諫前非撫事不遠原情據罪在法難容告
以為妖或亦未可永言其雪須寘于刑

同前

范仲邕

威蔡用隱無宇興言伐莒獻俘周公不享馬先猶不用馬人社
寧容祭人惟彼宋君志多剛狠惡有大而必陷善無細而不違
遂取僧生以血祭社愚管窺此其傷實多或人所告深符至道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先達所制後進攸則一作行宜投正法庶格
來犯

同前

王元貞

諸侯力爭乃立冢土動衆興事愛脈攸行同盟之君先尊霸王
附庸之國亦屬大邦用鄆子於次睚皆蛩宋主將蹶由而釁鼓
不利楚家此乃魯史明文殷鑒不遠靜思今者元君鄆生事有

符於曩辰何不仁於大甚生臯取血誰其忍之畜不相人獨將何若卷言其事實類傷殘告以為妖仍將未得况明君有道弓矢載橐坐九重而納隍恐萬姓之失所有此残酷其如律何

祭社不奏商均判

太社奏樂不奏商均有司將為失禮

對

李昂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於招大社德合生人雖烈山已還勾龍作既而享祀不忒國容孔彰鎗鎗雲門宛是天樂備物致用覺鳴鳳之不飛感靈動幽一作術識潛於之內聽是知樂之至也乾坤由是混和祭必肅然神祇所以丕祐國家九變具設六府孔脩器陶匏而不奢聲鏗鏘以合雅洞酌明信神其享諸非楚使之誇秦異曹翹之諫魯列聖敷典則有其儀商均不奏豈為失禮

同前

暢諸

五土為社二時宗祀諒殷薦而無差將報功而有序在國彝典主司常儀方今百工惟時六樂非濫故當明祀之禮從防暗室之欺宮懸備庭克奏降神之變豐幣在席以表至誠之款必仍舊貫當憑故實豈吹竽而混者何握蘭而妄舉內省不疚其訟未孚謬指商均之曲頗動周郎之顧

祭五嶽判

所司有事恒山用沈辜御史糾失禮不伏

對

張秀明

天子遍祭無文咸秩牲幣之禮則有司存惟彼恒山是稱北嶽洩雲雨以潤物森草木而藏景有靈則祀故能視彼三公執文而行何其誣我五禮御史以寶符作氣雖久歇於無恤沈辜受

欺曾不若於林放按以失禮竊謂其宜誠合沒齒無怨豈為筮
腊遇毒所司不伏雖聞飾非敢陳愚見以罰白金

同前

張楚

恒山臨代惟嶽降神趙主藏其實符武侯圓以兵勢是稱靈鎮
且在祀典卷此宗伯用祭祁寒黍稷惟馨德之事賴牲牢不謹
職爾之由苟失沈埋之規何班咸秩之禮匪黷而慢宜其不韶
自孽致尤將欲誰咎請從直指之按以塞曠官之責

同前

張韓卿

星開并汾嶽鎮恒山聚氣成德蘊靈藏寶吐納煙雲之秀蚤邇
胡秋之鄉國之大儀實在明祀所司有事其用無失潔牲幣而
茂典舉祈懸而謫名茲秩秩而備章佇禳禳而助福山既若是
川亦有之抑此沈辜之迹寔鍾習均之祭爰考樂歌與流峙而
無別乃徵禮號乃科目之期殊豈得視諸侯之秩薦三公之用
苟則有紊孰云不知御史學優非帛榮高衣繡既觀祠祀之差
遂推一作簡墨之糾諒為照範斯得罪人

同前

負押

能興雲雨山川有咸秩之文以懸日月祭祀為不刊之典必考
前志是謂禮經或忘甲今寧因官守惟彼恒山鎮茲魏國有虞
巡狩玉瑞班呼冀州無恤登臨寶符并於代郡干天之極拈地
之惟先王是崇上公攸視四時有禮珪璧或聞其瘞埋百代常
行牲牢不忘於剗割所司有事故實無稽沈既殊乎大川辜亦
非乎小祀山川一作泉反復禮物徒施職業廢墜刑章安捨惠文
直指始跡事而平彈尸祝無能遽繁詞而直對不有丕蔽何徵
曠官

祭四鎮判

祭醫巫一作無問非是五郊迎氣日復無祀官法司科營州刺史罪不伏

對

閻抱廉

凡諸嶽瀆年則一祭祭當何日五郊迎氣之辰祀用何官千里宣風之職尺如無問峻嶠作鎮邊方營州刺史須崇望秩自合顯若觀盥率由舊章豈容祀匪其時身不預祭自貽厥咎何道其憊行賒奠祭之規坐招法司之儀准法科附仍下營州

同前

惟彼營州寔建司物既班禮樂復典山川尊夏后之前謨佐皇朝而作人且醫問作鎮祀典攸該或每歲以薦誠或隨時而致享克敷顯若成備牲牲國之大儀先有常憲眷言州將爰紊舊章消吉日而非時捨祀官而莫預自貽伊戚其可捨諸如也非因大祭苟為小祀去黍稷之非馨存乎明德采蘋蘩而式薦將以昭儉未爽王途難貽濫罰片言將折兩聽猶疑期於無刑請重推鞠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六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七

判十五

祭祀二

祭山川百神門六道

不供祭用三道

祭七祀判一道

百神判一道

鬻辜祭不供物判一道

祭宗廟門十一道

鬯酒不供判五道

大廟登歌判一道

造稱判一道

薦新判一道

掃道判一道

祀王判一道

犧牲判一道

祭山川

不供祭用判

景奉使沉埋虞人不供其用

對

張利貞

國之大事必存乎祀禮有五經莫重乎祭故肅事享薦雖不祈
求而歆馨碩德是洽韶報主上纂光丕緒欽虞大孝是卑宮室
固非為以用崇享祭其以祐人故監遺制使聿脩視典飭躬戒
告展事采錯司馬相如封禪書作展采錯事奉玉一作珪幣潔牲牲盛儀宿設嘉
樂且舉川先河後得沉浮之義因方即因合瘞埋之理比時且
物責成存乎有司虞中慮事先令期於使者彼何為爾而敢闕
借夫唯於人不應無訴

同前

李宙

厚德載物山澤通氣珍恠期產虞衡是職無幽不通在山川而
有事至誠則感故鬼神以是依惟景肅將天威祇若事典式崇
望祀之禮用展沉埋之儀而虞人不虔祭物有關各守爾典奚
曠於廢官莫恭其職自貽於伊咎請舉虞人之罪歸於是師之辟
同前

李寧

社稷五祀山川百靈有國有家是尊是奉徧群神而致享環一作里
四時而不忒爰以使臣巡行郡縣職茲望秩之事崇是沉埋之
理式陳典法無替虔恭况徼福假靈沉璧埋幣罔不祇肅通乎
至誠蘋藻方薦深食不鑿神禮疑作官博士分典斯務庖人尸祝
各守是司事或有違罪將何逭且我愛其禮一有而爾二字闕供由一作是
冥罰神歆其潔克誠何以享斯眷彼虞人掌茲山澤不守其祀
自貽厥憊宜寘平刑以懲不恪

祭七祀判

甲為鹽人緣祀中雷供祭或告慢神訴云於事無失

對

邵瓊之

國禮在祀先王志其嚴潔神歆惟德靈鑒期於肅恭苟有孚於
巔藻固非馨於黍鹽人職列周官事供玉祭因潤下之成用備
奉上之班司屬夏禴爰臚群祀成秩孚薦饗於中雷式虔誠於
內饗五材之味或爽七祭之容遂闕然時有異同事有隨變至
信為用且誠一作應明心饗飪不虧何傷介福既異不供之罰難
科作苦之刑

百神判

將事百神差日有司不舉

對

講信脩睦禮行於時人和年豐神降以吉屬歲陰云暮田畷至
喜農事不休役車其休於是乎且噐孚薦陳粢戒掌荅成功於

衆神設裡祀於大蜡雖既滌既灌不騫不忒日遠精擇神將何
歆吁嗟是司不謹有職昔仲尼觀魯助祭興於喟然今太卜差
時瀆神失於顛若祝史陳信其多媿詞司存不舉坐冥恒

百神判

以鬻辜祭百物不供

對

水旱雩禱山川沉埋畢為雨師斗亦司命順四時之序祈萬姓
之福鬻辜充祀於百物望秩備禮於四方事或闕供罪亦斯得
無止風之磔狗同告朔之籙羊卜而罷郊以著春秋之失祭而
廢禮宜投司寇之刑

祭宗廟

掃道犧牲附

鬯酒不供判

太常申博士請供鬱鬯酒光祿以久無匠人且金草不知所出
不造祠部亦以為禮有沿廢不久所請寺執見著唐禮豈得不
行祠部云籍田準令兼給廩犧籍田今或不供犧牲亦廢用酒
無鬱鬯於事何闕寺猶固執

對

趙岳

雍穆清廟苾芬孝祀為酒醴以蒸以嘗執鬯玉之黃流香鬱金
之美草觀灌顛若居歆孔明鬱人是供鬯人聯事司樽彝之築
鬯古奠字周禮肆師及果鬯贊宗伯之裸將自周道崩離禮籍咸咸漢儀草
創祀典多淫有徐生之為容非如叔氏雖匡衡之復古未及周
監其後侵微不資沿革奉常執典同制氏之鏗鏘光祿莅祠無
大酋之湛饁莫行其義徒紀斯交皇聖時乘官人則惠禮司皆
好古之美博士有表微之職將盡善而論德同大道之中行豈

可以沿廢為言積習而惑未辨方志不監匠人何荆州之苞茅
獨供玉祭有盧家之蘭草不入國香惟昔肆師位同祠部無為
大祭之佐不若吾子之言又以籍田明乎甲令去禮經之逾遠
類俗吏之所為且甸師之給神倉潔粢以供鬼享號文諫千畝之
籍崔寔刺數畝之耕亦曰文存不當禮廢使唐禮不備於周禮
比犧牲苟供於廩犧慢乎祭盛拒我鬱鬯宜投棘署俾星解郎

同前

楊浚總目作湯俊

祀事孔明必先於酒醴神其戾止亦在於馨香所以實彼樽彝
遠其墻屋太常恪勤乃職無替司存光祿簡慢是彰自貽伊戚
且酒人之職素著於周官耐飲之儀頗聞於班史殷因夏禮斯
損益之可知漢立秦祠固典章而無墜本經不失前法宜遵何
廢禮而速尤欲墮官而招譴苞茅不入尚責於齊侯鬱鬯廢供

且虧於唐禮既不知於金草期疑作自掛於玉條祠部所云奚其不當徒稱沿廢罕顧禮經且千畝陳儀牲牢致用而三清泛薦犧象焉施仙臺所論愚管非測禮虧顯若刑其捨諸

同前

裴幼鄉

郊禘有常春秋匪懈人神足以叶祕禮於焉致和薦黍惟馨微茅有典為酒為醴將見供於鬯人或廢或存具生文於甲令至如氣交殷臭法變周因始有襲於焚蕭竟將申於酌鬱灌以香草陳於卣罇備一獻之登歌知百神之受職固當所習寧越禮經况乎祀典有崇太常攸掌制經具陳斯品著令元削此條光祿不不供自覺罇之罄矣籍田為喻誰云井有人焉舊章無替於執文王典豈新於改作三覆華省徒且暫於有司再覽太常實未乖於彝典

同前

權寅獻

五帝殊功不相襲樂三王異俗豈同常禮是以因事立制則制施而不從量時署官乃官脩而人理苟有其闕誰執其憊且祭天饗神太常攸主鬱大酒正光祿是司率彼舊章博士諸供而有裕顧瞻新職匠人久廢而何憑夫以誠敬無文精靈無測若昭之以明德之以和聲則澗谿沼沚之毛可羞宗廟潢汙行潦之水堪薦鬼神且虧李蘭之誠何必鬱金之草况國家光膺駮命克享天心合昭穆以潔精下神祇而誠感酌至玄之酒七廟孔脩奏無聲之樂六宗攸序所以鬱鬯之禮見遺而不行金草之司有文而且闕省司含香推妙起草稱工酌一人之心是言沿廢引三推之令遽北兼供籍田既不供犧牲造酒何煩供鬱鬯禮雖見著令式空存請從祠部之言無聽太常之執

同前

國家大禮畢具無文咸秩聲明赫乎上古享獻周於百神每窮
谿澗之毛誰爽梁盛之備太常宗廟攸奉禘祫受司張君理窟
之才王肅儒崇之望請供鬯酒擬實卣罇允得事宜雅符恒典
光祿以無匠不造又用靡草為辭省司以沿革不同兼弓籍田
特此犧牲不廢愛禮斯深鬱鬯莫供司存何劣且人之職須預
其財疑釀金華之芳酌克蔓有茅之既灌何得不供所務輒替
彝章光祿拒之於前祠部送之於後事均齊楚得失疑而兩兼
理同臧穀亡羊而一揆况國禮明著安可闕如咸請推窮方結
刑憲

太廟登歌判

冬享太廟登歌擊拊大管不作法司科管者詞云鼓轉不奏有

所由

對

邊承裴一作裴

烝嘗有儀霜露是感必先金石之序以降神祇之福故潔粢豐
盛年和登也博碩肥膂人力存焉使三獻克終九成斯辨堂上
堂下咨樂正而為節載拊載擊播頌聲而有倫大管或虧小轉
一作鼓攸闕既齊楚以引過奚韶護以合雅宜真法司以應伏
念避諱

造稱判

景以飴鹽造稱或責以苦鹽有闕

對

田儀狂

虔稽祀典類造之禮攸陳緬睇齊筮俎奠之儀當潔景麗名宗
伯展事鹽人白黑孔修錯行貽而有列玄纁判一作則備考醴苦

而斯乖雖德之惟馨以或罔吐而物百奠具謂何獲釐大事闕供
小懲非寔

薦新判

春日薦新乙不送鹽

蒼

對

蒼龍正宿朱鳥方春梅早花沼萍新葉嘗新傳於楚俗先薦表
於周年采蘋奠誠式遵於南澗進櫻追遠首在於西京至若類
獸之鹽唯調和於醢醢閩陽之薦恐有隔於蒸嘗請準恒科以懲
其慢

掃道判

甲主郊道當泥掃反道甲修故而除無所改易所由科之不伏
對

經途九軌列以城國通莊四會達彼川梁廣直如弦有文侯之
擁篲脩平若砥見伯也之執爨非據蒺藜將樹桃李無使郭塞
用絕艱虞歲絕不除時饗不理甲掌惟郊道侯承司祭喪者輟
哭田燭是為百神以宗方陳明水之薦三條是務式崇新土之
儀類築傳巖固將遵於大制殊開京兆亦何更於前名苟難榛
蕪足歆蘋藻誠為獻力匪日犯刑且記掃理在恭嚴反道義非
變易何必改作方設興功脩故而除足奉虔誠之節棄劾而按
未通折獄之明

祀玉判

甲掌六器不依方色所由加罪訴稱玉人闕供

對

顏健

國有五禮甲主六器或欽若天地或虔奉廟祧將以降神祇辨

方色則必臨之莊敬守之以豐潔使舊章攸叙靡物不精甲忝
日司存宜其祗肅徒尸此職曾不是省六宗有祀已墜震章三
禮何知載懋周典所由加罪亦謂金銘一作金名罪勿言文過飾非
方推玉人有闕若徵求有志一作至自可預倫既臨時有乖欲何
逃責闕供之罪定罪非遙未知祠祀所須為復陳設所犯待知
本坐庶論如律

犧牲判

大常申稱克人養供大祀犧牲不如法致瘦損

對

精靈不測有上下之神祇敬誠無文有春秋之禴祀若昭之以
明得聽之以和聲則潤谿沼止之毛可一羞於宗廟蘋蘩藻之
可一薦於鬼神若無肅敬之心而有滯昏之祀則卜郊非祀國
史由其致譏齋戒不嚴天皇於是流譴克人甲霑明化忝日司
存職三犧之純養供六牲之蕃物固調其豢芻之食潔其文繡
之衣豈容不整羽毛曾無博碩致令瘦損項寘科條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七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八

判十六

祭祀三

封君諸侯大夫門下九道

封君祭判三道

諸侯祭判一道

大夫祭判五道

三命判四道

家廟失祭判一道

牢祭有違判五道

封君祭判

乙祖是始封君祭以不毛所司將為失禮不伏

對

封植之規盛自三代享祭之設編諸五禮故存歆其貴梁竦發
勞人之言設憂其祀若教興餒而之歎乙祖幸攀日月視列山
川堂構不貽於謀孫廟食遂虧於厥祖乃云可薦孰致其嚴洪
業不享其牲捨明懷誰歆其黍稷所司重從周之訓糾以常刑
愚者昧反魯之言尚多紛紜不愛禮奚能捨諸須冥恒辜雅符
通議

同前

武同德

禮經三百列爵五等食菜地以君榮封茅土以建號代不絕祀
人其捨諸乙以孫謀瞻言祖德精意以享展如在之儀利用建
侯思一作乃不復之始詢諸家祭酌彼周官薦羞之容無聞於肥
膾不毛之事有異於粢盛且物貴緣情猶言禮不下庶而已非
妄作何妨儉而合禮既能師古奚事驚愚所司告言頗為漏略
大易自宜窒訟春秋寧伐有詞

同前

張鼎

百王率由禮建方社六服咸若寄切維城列王瑞以樵尊錫圭
田以表德綬分四色爵配五等開國稱孤彼既光於祖業列筵
設奠此何昧於家聲言念庀牲空慙掩豆雖展敬於如在果見
嗤於不毛葬以大夫禮既隔於門子爵為侯氏祭豈及於謀孫
親牽之用頗乖受服之名應缺自須聞義能徙何不欲從人

諸侯祭判

私廟二室將置新主家老毀椽主人訟之所由以非禮免之

對

閻伯輿

毀廟遷主告終稱嗣父昭子穆將順從時之典易椽改塗恐墜
恩之戒義雖仍舊禮則謀新初致孝以觀德終因心而崇
敬歲聿云暮祭則有倫守宗祏之威儀率由殷奠考新宮之成
式爰奉外除所謂斯人未明古道訟彼家自貽不戢

大夫祭判

有五品祭寢不發廟饌用索牛御史劾於寢則以陋於饌則以
泰訴云禮令無違

對

常無欲

禮有九命聞之典秩爵惟五品存乎今致以祿饗親追崇孝敬
之道以賢致位周旋名器之間從事於斯無宜失墜執禮以動
何所遲迴然則吾從大夫之祭中寢而非爽奉守先王之典用
大牢而為過今則無廟予欲何之索而致性古亦詳矣憲臣按

法操持

一作柄

持深訴者執詞情理可據

同前

劉昇同

國政通班書崇明祀廟則齒爵載分於羔鴈祭必毛取類於豺
獺惟彼五品薦于四特籩豆聿脩履濡霜而或惕寢門是祭因
掃地而致誠克恭行幣之酌或備采蘋之奠雖夫子立言且云
寧儉而聖人行禮必貴從宜恭已習常情稱偏下因心達孝事
則由秉屬避馬申威出漢臺而有問索牛是劾撫周禮而猶疑
饌取於豐祭從於薄過如不及吾恐失之心存著甲之令一作命
請恕先庚之罰

同前

裴仕淹

命分九等以庸制爵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先王所以致理孝子
爲能饗親乃如之人茲率厥典敬無忘於如在道有孚於下黷
忝稷惟馨籩豆有楚哀樂相半必觀儉然之容軒裳已登非復
感傷之歎且禮或豐殺法從沿革無廟於寢在於令而則然求
牲而饌微古訓而奚失嗟夫御史所劾恐傷曾孫是宜

同前

張鼎

廟者曰貌死者曰歸神人異業敬則如在牲牲必備祭勿黷秩
有五品芾如三命誠乃錫類孝龍尊先春露既濡增休揚之感
秋霜已降發悽慘之心雖欲饗親孰爲知禮祭於寢也自合封
羊祀諸廟焉方聞用犢庖丁展事雖則無全鄙人將入如何不
問令無立廟理歸於寢祭設庶人之位薦以大夫之牲索而用
之非其古也蘋蘩可重豈煩介葛之犧黍稷非馨寧展蒸嘗之
禮精意以饗神其吐諸禮雖微於典臺罪自招於石室欲加之
罪其無辭乎

同前

人生最靈魂變爲物儀陳祭禮祀分物數品第有差等威是列
秩牽朱綬雖登命於大夫廟厥舟楹未爲能於孝子祭寢非約
用牛是恭儉以偪下已聞晏子之節禮而僭上更知管仲之罪
蘭臺陔履雖陳膳栢署彈違竟持霜古訓是則今令未裁且祭
寢廟既有秩而分求牛索牛豈無故而殺劾而是誠誠室揚而
有孚訴者非辜終屢校而無咎

三命判

乙仕登三命舉以特牲祀以少牢人告其僭加於舉禮也

對

柳芳

孝自天經禮為人紀事有動於神理迹無昧於生成乙則大夫位登右職庶極四時之享以符三命之貴飲食讌樂特牲備舉珪璧嚴奠少牢是加用誠信以敷心資豐潔而致薦是實一作實其訓何糾其違徵之於前固不可罰

同前

顏真卿

侑食樂執恭展禮皆以等威以明貴賤乙以筮仕策名清朝從大夫之後既登三命循先人之祭有事十倫已而鏗鏘具舉和平不爽苾芬承祀胡考之寧舉特且叶於禮經加牢永虧於祀典豈稽

罔攸伏

同前

盧先之

易陳殷薦書列禋宗於昭孝祠作樂崇德况春冰風泮河濱有一作且獺祭之魚秋葉霜飛山林有材祭之獸微物尚爾一作生靈

爾靈伊何且國有十倫仕登三命尊卑式序威儀孔昭車服以庸祀享寧僭矧惟舉禮無乃用心凡舉特牲者克從其祀少老者實符于班失或歸於訟人禮不黷於君子為之過矣其在茲乎

同前

馬銑

聖人成能設位待士君子脩業考行入官等威有倫名器不假一作乙爵登寵命位列周行舉膳有存乎禮物敬享無虧於豐殺既感於霜露不忌豺獺是以用禴於馬展牲信以大夫之禮能行孝子之志緣祀而加誠不違於舊典或人妄告固未適於時宜雖二簋之可享豈少牢之為僭此其禮歟固無尤矣一作馬

家廟失祭判

為大夫家廟初成將享之夕牲死人告其違禮甲稱本牲

對

宗廟為先是營宮室犧賦為次則備牲牲甲運偶光華一作羽
成儀飾必復其始遂見稱家利涉大川爰假有廟一昭一穆佇
列蒸嘗經之營之旋終黜堊詳夫豐禮崇彼祔儀方有聞於容
聲何不務於豐潔且始養為畜十日曰牲未就質明之期忽斃
致齋之夕萬化先往寧俟卦剝三廟便陳實忘嚴敬用過乎儉
誠不在斯事神則難深且捨此祭器不鬻明君子之雖貧牲斃
則埋乃先王之制禮靡尋典訓苟務所懷縱匪若教之憂終近
晏嬰之隘祭則受福義必闕如刑以正邪孽何可寔以本牲而
文過豈精意而為心實昧惟馨宜懲彼黷

牢祭有違判

孟王具少牢祭仲已遽執畢入贊者告已有違已云以備失也
得禮之中何乃妄告俱詣博仕曰禮和為貴豈有爭手科贊者
不伏

對

張大吉

淳宗將禮以祇祀事命滌宿官存乎饗獻執觚奉爵理必祖於
敬恭籍芋設洗事無忘於豐潔惟王榮班命教羔寫同行擇日
筮尸將行齎祀充牲視物且祭為先列羞鼎於門禘外俎載於
階序中與在乎簡核旋陳配平仲豚有之陋思由也尸堂之禮
仲已恪恭所職持畢而求仰觀好雨之星欲理如湯之鼎此乃
思無出位舉不失宜贊者有言事同差舛博士科罰理宜當深
故椒舉規過須有媿於國僑張湯用法將無慙於虞謝請從寬
典寘急刑

同前

張綬總目作瑗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籩豆牲牢非無升降大夫命士亦有等威

經禮孔明宗祀無替永言特牲之饋寔曰宗人之職筮尸筮日以崇賓主之儀東序東房克明兄弟之位况舉鼎告備雖符將禮執畢先入未或僣儀既南面以當階又尊主而備失其動也中伊糾胡為適明贊者無稽更彰博士同惡周旋既無失墜小言則亦何傷造次曾靡僣違知和豈能為貴憎其禮物博士不利於操刃正以刑書科者乃得其資甫既厚誣於君子亦淺之為丈夫將子甘心無或膝口

同前

劉系

祭者曰篤申其至誠鬼之言歸于以明德欲祠祖禰一作款必擇牲牲苟爾儀之不脩則其咎而焉往孟王三命是服匪懈既無忝於孝孫將有事於皇宿尸祝致饋初設位於廟中執豆陳籩終展禮於堂上相役祀事居然可觀饒以少牢禋申於孝享用其柔日願接於神明周旋自適於等威終始不急於齋敬執畢而入信鄙人之知禮卒事無規奚贊者之妄告徒質疑於博士合書罪於斯人

同前

李子珣

祭惟備物牲籍攸先禮以貴和前賢所重苟初事之不曠在疾徐之可容相彼孟王將有事於牲具瞻言仲已乃無何而畢入誠則恭不失備遽而中規俎豆之事載臣金石之音卒奏夫惟贊者忝預於斯既曰偕行還宜供濟安得縱茲大惑發彼小瑕殊成子之不恭禍徵受賑異陳他之如忘豐起臨盟以解怠之見况則聞前史因備失而歸罪且未合宜事貴無違禮崇得中清從博士之議庶叶隨時之理眷言贊者可無詞乎

同前

張子琳

祭禮崇孝祀事孔一作明前期筮賓亦將獻諏日於是闢廟門
以展禮所敬在供列有司而行事不舉違犯孟王義重五經職
惟三命有豐卷之位不請因以用特牲此句疑明周公之典據少
牢而乃給然尸祝甚儼雷通作壘洗具陳剛鬣柔毛則雲肥膾簠
簋普淖所謂馨香宰人銜命以抽扃見義禮注仲已還資於執
畢入以舉肉在禮寔曰無違贊者則那每事受其不問患既自
掇爭乃增羞博士勿謂於貴和贊者終宜於伏罪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八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九

判十七

祭祀四

雜祭祀門二十八道 大夫菜地祭判二道

祭闕頒誥判七道 士祭判一道

庶子牲祭失禮判一道 士不合設壇判一道

足士大牢祭判一道 歸胙判八道

用牲子門判一道 祭器奢僭判一道

祭器判一道

祭闕頒誥判

所司有禮事不頒告所由斷徒訴不伏

對

裴子建

禮典之制期諸豐潔裸鬯將行無異批裨是以有司十日而頒

教所由先庚而讀法故能籩豆有楚殷薦聿脩皇祖降歆萬壽
攸酢孝孫有慶百祿是荷若後時而不陳則臨事而或闕偶俱
罹謗須一辨明彼以不戒視成俱然有罰此以來承憲令無狀
可明俱日官臣當須慎守既一作自貽伊怒尚日奚為

同前

常建

祀事孔殷以供百姓禮容是肅矣疑作受崇三獻興言國典厥在
司存頒之猶恐不供不頒將何集事俾在社右廟矣捧弊薦牲
方澤圓立曷焚柴埋玉欲加之罪安得有詞必也禮或重輕法
存降殺將定所行之典須明所祭之神義以從徒宜其後命

同前

祀事孔明展誠告備崇享獻之道則歌舞其牲嘉條濯之容則
詔相其禮取則不遠聞斯行諸政貴有恒人用不撓雖小祭大

祭課乃義疑而犧克人曷不頒布况卸罰麗事職汝之由

天子有司是堪自訟龜王毀積曷所逃刑

同前

薛彥國

國有祀典以和神人思不出位是主蠲潔苟越率履不承權輿
難乎守官宜以窒惕所司實掌其祭或承之羞備物不頒於職
人戒嚴有能於先甲遂使奉牲之告不及於肆師降神之典無
聞於六變闕而為罪宜灼薰心過而必聞自貽噬腊詳諸秋典
俾罰鬼薪

同前

郭廷誨

於糾禮官無辱祀典欽若天地肅公神人如何有司失其頒誥
將李氏之暗失由也之質明致使煇燎不供難為曾祭燿火無
更便乖漢曲宗伯或羞於三望大常作闕於六宗職此之由而

襲其守而天秩有禮罔不克集寘以徒坐復何疑焉

同前

梁乘

受福之祭固存乎肅恭出令以言實在乎頒告繫有司之不腆
乃事神而未達不能先備禮物預頒祀典存彼舊章介茲景福
雖自牖納約所貴齋心儻入廟未知將何措手若也禮則斯缺
人心匪爰信且未孚福將何有且祀有大小罰有重輕大則合
寘於徒刑小則宜從於笞坐須明大小方辦重輕

同前

祀以追孝祭以馭神厥儀孔昭執事有恪欲使粢盛豐備祖考
歆黍稷一作黍之馨珪璧允植川嶽享沈浮之薦所司不供其職俾
人用迷鍾鼓或闕於鏗鏘籩豆恒乖於踐楚法既將黍神其舍
吐一作諸且無翼翼之容易降穰穰之福自底不類噴有煩言固乃

曠我之官告曰轉爾于恤斷從徒罪斯乃銳翻事言焉其何補也

大夫菜地祭判

得宗人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保章不恭本
職輒事左道人云菜地所祀

對

天子建國法合掌於三辰諸侯立家禮許脩其五祀非直為之
糾禁抑且辨其名物各有職守無相奪倫至如日月運行陰陽
消息乾坤測度之法山川沉埋之儀蓋存心道希憲於觀臺豈
合私為輒陳於菜地宗人所祀正當左道之條保氏所陳深得
禮刑之制

同前

三代命祀厥有禮文六官陳設匪無名秩思不出職舉必在公

神之官各恭爾位俎豆之事實有司存伊彼宗人祭于菜地苟不失禮夫何間言殊季孫之見咄振疑作于岱嶽異晉候之有疾不祀羽泉今茲掌後三辰不脩其法紊我禮祀之道以猶鬼神之居祝詞奚倫名物徒辨不以為禮神其享諸保章詞彼上玄昔疑作茲左道不恕其咎何所逭逃

庶子牲祭失禮判

得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其家人告其失禮辭云宗子為士不可以貴就賤

對

王緯

霜露孝思朔月一作殷祭申其爵祿格以祖考苟或違經是是同疋嫡相彼庶子命為大夫鬻異陳祧位踰齒族固令奉其常祀從以大宗獻上牲於歲時稱介子於工祝使儉然之歎不絕於聲如在之義復存於目乃黷於祀典越我巔毛恃肥膂之牲牲或將或肆繁豐盛之黍稷于豆于登假一作祖禰之恩二重寔疑於夫子竊蒸嘗之薦三廟奚取於私家仍聞就賤之辭豈聽如流之責是誣之際人何以觀

士祭判

為士殺犬豕或人告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不身踐訴云有故準禮不坐

對

禮以致人命以防愆是彰品秩無取僭差苟豐約之不踰於德義而斯美乙周行已寘忝曰王臣班列尚微蓋為元士曾靖恭其位不虧莊敬之文當官而既不越於時或執禮以動亦何恤於人言屬霜既零春秋匪懈受脩饗祀載展犧牲近彼庖厨雖

則踐於血氣潔茲犬豕類亦薦於夫疑膏既稱有故而殺難議
不經之科或人詞游宜以麗法

同前

曹詵

禮標寧儉士有等威苟不體於牲牢則無儀於享祭惟乙命士
克由舊章入戶儉然或四時而展敬祭神如在瞻一廟以式思
告全將啓其血毛備物乃剝一作封於犬豕脩載禮而不惑豈呂
刑而可加或人何斯居然昧識好生軫憲徒有效於愛羊連訟
不稽寧無慙於想鼠雖庖廚可遠身踐一作剪則誠爽至仁而蠲
絜在躬親割乃允孚主敬稱以有故于何議行

同前

崔署

孝子饗親祭神如在主人肅容式晏以衍邊豆有楚無償西隣
之言籛牽不謁是陳東道之禮觀乙為士聞斯行諸日殺羔羊
尚流詁訓歲羞犬豕何爽大經同燕人愛疑思雖或血氣楚氏
之業終遠庖厨將失節而事時豈享味而腊毒或人興訟捨禮
何之有浮致辭勿問元吉

尺士大牢祭判

尺士大牢而祭

對

祀典所與人倫共仰違越行禮章程不容尺士下流陋巷微物
竒才有慙於梓漆利器無違於將事於鬼神陳于俎豆如在申
敬惟馨展禮著於行潦無妨於預祠輒薦大牢載虧於非月既
斯故犯宜寘于刑

士不合設壇判

一作大夫裕判

甲嘗大事裕于王父及其魯高遂設壇為壇或曰僭而不經甲

稱且有後命

對

祭盡於敬是敦孝享備其鼎俎潔爾牛羊克孚濟濟之容實受
穰穰之福眷言宗廟罔黷蒸嘗甲何人斯美事無問于彼祫典
昧斯國經靡震於寢之儀苟踰立廟之制有禱而祭實越等威
我高我曾雖罄由衷之道為壇為墀且殆僭上之責前言匪習
後命爰施待窮越禮之詞然正恤刑之典

同前

劉公輔

聖教因親人事有禮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眷言於甲慎終追遠
裕父至高展於孝敬將序昭穆以例尊卑神明始交哀樂兼半
祝史陳信曾無媿詞彼或何為忽手與訟然則五廟諸侯大夫
此之等差非無典誥儻貴通五爵甲稱固則有憑如位列萬人
或告不宜無當請責名品方正刑書

同前

孝以思親祭之如在既申沐湯或備蒸嘗惟甲承家方茲主鬯
遵先王之法有事宗祊讀非月之非方申禘典既而享獻其潔
壇墀克除在祀之敬不乖陳信之儀無闕有何所犯旋告不經
請從後命之詞靡取無稽之訟

用牲于門判

洛水溢有司用牲于門或非之云苟濟於物祀之何爽

對

瞻彼洛矣其水泱泱雲澄綠潭樹夾青岸天作霖雨時維浸溢
縱栢舟而難泛豈一葦之可航永惟主司能業爾職載懷黷首
用祭玄冥巨浪無倪已不分於牛馬明得可恃乃展敬於牲牲

漢皇之歌彰夫舊史周官之禮著自前聞何彼人斯所謂未學事則有據非將奚為

歸胙判

甲監享以胙歸父餽而祭

對

康子元

無文咸秩既重於肅雍有功則祭或防於毀倚甲以棘七方載式預監牲茅縮以陳遂聞婦胙餽食煙達應非尊者之餘胙致日嚴自入先王之饌用此而祭類乎闕里之儀未及於刑須黜平與之儀

同前

晁良貞

精意以享敬于展牲率禮莫違洽乎婦胙甲以膏敏典司蒸禴分以貴骨受封介之犧奉乎高堂用入老菜之膳思以逮下子道或霑其食餘祭示有先神理詎歆其餽未既比慶封之祀難訴叔氏之禮

同前

毋嬰

宗廟崇儀禴嘗明祀先王何以尊祖考歷代所由追饗敬惟甲趨名奠奉蒸羞與於蜡賓非喟然之有歎待於邦祭聞立者之無跌接神旌而下御來盡恭肅送靈驛而方行去昇微戒耿威儀之弁弁期降福之穰穰已而徃辟云除笙鏞則闕罷儀於國休事于家致胙以婦奉其親乎則可既餘為餽因設祭而何取永言禮經膾所祠一作典匪伊天降寧惟地出有誤於事貽謗何追

同前

三才既分六宗受設或因地事地或因天事天明堂尊嚴配之

儀清廟崇禘祫之典國之盛禮其可以先神之至誠罔不或降於是陳以簋簠篤之犧牲瑟奏空桑管吹孤竹甲言參大享監彼有司獻灌無虧福祐攸洽貴骨以頌於高品賤禮疑作體仍霑於庶寮他日鯉趨且聞歸胙今朝神惠更用祭先錫類之美則多黷禮之嫌宜避

同前

肅述

郊廟蒸嘗春秋禴祀執膳成禮受胙為求甲位列周行職惟神監舉信從政須慎威儀屬有事宗枋無虧肅敬鄙人問禮非惟黍稷之馨祝史正詞抑亦牲牲必備既而三獻徹俎肆夏尸還天子多歡始預受釐之福先生有饌遂欣歸胙之榮初則視膳在堂終則降福於廟雖必嘗君賜額取則於前而規不捨餽餘誠有違於昔典非復必齋之慎審亦如在之儀何慢神之致尤惟失禮而斯取

同前

表暉

餽餘不祭昭彼前聞事且違經慙於違者甲忝居官序式陪精意悅分胙以言旋鄙過屠而自足瞻白花之養孝則盡誠味非月之言理難逃責遠傳知禮雖惡於鄙人近取恤刑宜寬於漢典

同前

牛上士

祀祭以神官司執事昔者由也曾陪季氏之庭郭謂鄙人每人魯侯之廟甲既策名朝列監享嚴裡剛鬣柔毛不化庖人之饌白茅醴酒還聞歸胙之榮食美思親無乖孝養餽餘有祭暫越禮經柴也之愚雖聞小過參也之魯何妨大倫以禮許人則吾豈敢棄瑕祿用將子有聞論情雖欲薄言與進未宜深責

同前

單有隣

甲幸被曲成官同直指不被一作澤宮之誠與監清廟之儀執燭薦腥禮循朝饋崇牙樹羽樂遽撤懸方致美於吉蠲即同頒於福肉榮在己祿逮其親詠蘭陔之時晨昏火力申絲服之養烏鳥多歡用廣中厨因茲外胙為中之道始則著於先嘗食文之餘終必歸於致祭且聖人制禮祭示有先夫婦各差父子異數盡於是矣何所疑焉

祭器判

少府監申稱大常寺牒稱須造罇壘并丹先不詳形狀制度請裁下

對

崔翹

先王制物禮器為先適周靈夏容刑各異象罇之義受刻象以成形玉單之名遂以玉而為飾罍雲采采如開五色之雲彝鳥軒軒似翥六時之鳥丹其足也夫復奚疑少府自有常儀太常非無舊準更請裁下未爽公方至於規模一作矩並在於此如遇管見謂叶通途

祭器奢僭判

甲飾祭器以連行劾其奢僭訴禮也

對

殷之六瑚周之八極始有列於鷄象終見鬯於猓豚陳其犧牲備以鼎俎用嚴莊敬則著品章是以有丹有壘資適用之恒理廢禁分貴賤之攸宜賻布之餘則以是具畫布之罍則見將施苟禮典而是違信奢僭而逾陷甲祧廟其主祭器為先方用展於蒸嘗忽謬崇於撲斲博以庶物損其祿大考揮風之妙思得

天巧之良工規制旋開鱗甲斯覩開絃疑作開絃樂影宛似出於重泉擁劍潛刑坐見儀於四豆雕其物象紊所欽崇一作承况黍稷而非馨而刻畫而為用且外骨內骨連行反行同於剖厥之功以灑陶匏而之器非取義於鄉士本嚴禮於邦家託以私門實忘公憲同管仲之鏤蓋昔所為非疑季氏之舞庭孰不可忍此而捨罪予其何誅尚未覩於緘吞一作口實有違於噬嗑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十九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十

判十八

喪禮門上二十七道

毀壞壓死判四道

不供夷盤判四道

溺死判二道

木墜誤壓判一道

縣君死復判一道

復以冕服判七道

所知哭寢門判二道

哭子哭夫判二道

李尹為主判三道

不供夷盤判

三品喪事夷盤不供司儀去時所不要

對

常無款

喪也寧感禮亦從宜思有厚於大臣義不遺於小劍今位崇三品名謝百年國章自書其禮物有司豈怠於供擬若春羔已獻

在凌室而須開夏蟲正疑闕夷盤而不可自當官之責何待司儀之按時則匪要法欲何如

同前

劉同昇

喪事攸列凶禮克明佐器者存乎有司致用者其於無怵綴凡初設已陳含王之儀夷盤不供何施造水之無且議事以制觀過知疑作必若夏日斯炎晷亡達於穡屋固當秋露結罪刑宜麗於簡書如或冬淒已冰寒氣方愆則史魚之賓雖且在堂處錄之暮終其綬獄理則可也彼其誥哉

同前

裴士淹

凌人掌冰以待邦事深山窮谷居仲冬而益堅獻羔祭非一事司寒而方出且云一日二日亦惟秋刷夏頒在用捨而有時於出納而惟允嗟此三品俄嬰六極金章罷去玉隧方開具疑作厥

衣於庭中設夷盤於床下國之老疾猶或不遺朝之榮貴理宜從給徒一氣則分乎寒暑用則期乎拆衷司儀所告省括之道雖勒主者定詞挈瓶之智斯得

同前

顏勝

生勞死哀士有恒禮予喪歸贈國著成規三品云亡九泉方閔窀穸之事未展縣棺之儀含禭所陳遂闕夷盤之義至若夏德方暑自可歸水冬陰亟寒何須設器待窮獻羔之禮方議鷄鳩之刑

毀壞壓死判

乙有所毀壞而誤殺人科其備憲不謹訴合所由為罪

對

韓極

立物有恒堅樹在始繕而不固壞則難支既動作而必震將紀

律而斯約罰之惟五先明者一作過之文死則有三終傷不弔之者若故誤而先定乃平刑而是察乙則何者率爾薄言已聞臧臯正災胡乃反脣推過且守之必葺誠備憲而則安牆或不終將隙壞而誰咎罪有所在焉可逃夫

同前

崔殷

九州既滌是資築護度後斯起于以潺工俾湍悍不生而安居作又彼已之乞謂為何人率作而毀豈增脩而藏事懷乃致害仍推過於所由言則飾文憲實無備然壓溺不予酌戴禮而何傷而殺人者死在蕭章而難忘論以故傷闕則是臧捕手誤殺科其不應爾徒有詞吾從不弊

同前

田季羔

乙惟賤工執用為事撤彼墻屋嘗聞作向之詩誤此殺人載犯謗震之律雖因緣毀壞宜申重典而過失殺傷非無尋憲毀垣之下人盍違而去之懷宅之間乙恐非其罪也且允所隳圯允資審慎泉檣構落非梓匠之宥規廣夏掠崩必鄭僑之見壓備憲欲罷其不謹懸危可恐乎無情既殊故犯之名請抵從輕之議許其收贖竊謂平反

同前

梁乘

受有建立泊乎崩毀必慎傷人無至害物何哉主者曾不任能顧彼匠人豈因和巧既無備憲且乏周防遂昧立身果貽誤殺事殊隙壞物異掠崩將壓有契於國僑不予遂符於戴禮况作作之與毀懷匠人之與主司並著臯繇之書合以所由為罪且人誰無死痛其終不宜用明刑以慰幽壤

水墜誤壓判

將作官脩城木墜誤殺行者

對

五材並用闕石是鈞百堵崇墉麗譙斯起湏以春風折棟秋雨
摧梁雲構俄見於朝傾邊聲不聞於夜泣既而周官揆日斷之
登登郢匠成風行者擾擾扛木之下危於坐堂改途而行何必
由戶異文王之所避同子產之見壓孽由已作殃實人與取類
憑河有均暴虎唐諱塚法雖論誤殺在禮為之不予

溺死判

甲與乙同舟既而甲懼水自投因溺死其訟乙故殺縣斷以疑

對

孫欽望

靈長演派資潤下以流謙習坎疏源倉內靈而濟物故桂林望
斷漢臣嗟其水源航箬無因衛女歎其廣由是刻木為楫利涉

存焉造舟為梁有自來矣惟甲與乙俱因行邁駕言出遊大川
為阻豕非溱溱不可褰裳地若滄流受憑鼓棹既而甫解岸浦
喜二字之同舟方駕沒心嗟一夫之墜魄尋漆園之奧旨未昧
截舟考司寇之微言旋驚遊水至若沃焦不易呂梁難嗣一類
士能之笑幾漸漁父之勇家人告稱故殺縣司斷以疑條乙則
有司未云耳伏向若不生宿憾殞命猶或推科如其邂逅相逢
自死如何結罪誠可捍一作捍竿而求水府豈得陳牒而訟官曹
不悟生也有涯將等死而無欲使長江岸上式旌孝女之婢筮
履曲中永作狂夫之典竊稽狀迹不伏為且

同前

語稱有朋自遠易曰朋從爾思同氣相求同舟共濟呂安之懷
叔夜或泛黃河之水王子之尋戴逵亦冒山陰之雪何以仰止

欽賢是慕想彼甲乙道契筌蹄汎漲海之雲若見一作皇逢來之
樹棹倚砂之日方追河洛之仙既而智之謀身情乖極物覆舟
之慎想伯夷而載虧驚濤之遊歎伯昏遂遠三命有極百齡俄
謝禍兮難倚寧收轉壑之魂比之匪人忽覩盈庭之訟尋端指
狀於甲誠亦可矜據理詳刑在乙寧宜寘罪何者禮稱不予溺
者已絕律通人情乙惟一作為無咎庶從平典用叶大倫

同前

鴻爐賊象人壽幾何生榮死哀物類同致晝夜不捨宣尼與其
歎息吉兇共同賈誼發其詞賊眷言甲乙俱涉大川懸流波而
得朋理正棹而云邁乙則同舟而濟宛若神仙甲乃懼水而投
遽嗟沉溺沒心乍沒還疑觀影之人泉路不歸更似懷沙之客
然則度河奏曲曾不爾思遊水沉魂自招其咎家人有訟靈陳

故殺之端乙既無讎難寘惟輕之典薄訴不伏理合哀矜縣斷

以疑殊乖部一作訓察以愚管見釋故為宜

復以冕服判

甲復以冕服御史糾其違失

對

裴子建

喪筭孔昭復禮攸設公侯以下非無降殺用明沿襲且辦等威
求後平生振衣裳而有處號之某甫冀魂魄而知歸至如衮冕
是陳爵弁斯列用捨之際抑亦有殊甲實伊何昧我常度未明
死者之貴賤罕識凶議之重輕自可憲章宜尼每事有問何乃
祖述季路率爾而行法則無稽難為叔氏之許舉而不物豈免
先王之殊白簡彈違固其宜也

同前

常建

喪定等列在乎中制爵為公侯招以上服禮則有數甲其謂何
必若錫重玉侯寵加八命寢于中雷固當復彼東榮適在他邦
是可外其左轂冕服則頓鉄冠矣為如或有愆于儀不象厥德
繼而有作同彼季孫孝則莫彰異夫曾子所謂殺禮宜其聚慝
微大夫之徹理季有違論司敗之刑法將何道

同前

祖詠

吉凶殊流冕服異數苟將失制敢用此規而泉壤幽深生涯溘
盡綴足劍于初聞於長遊設階乘昼遽見於三號甲也用心審
于盡愛尤差司服還惜禮經招平生之衣不有曾子之問加冕
弁之服更異邦委之言相彼豸冠表為人望今將一糾實謂正途

同前

薛彦國

服以命賈喪則觀禮用存外降不易紀律故朝會之序必布常
於典命死喪之儀亦辦等於司服之彼甲也復冕其誰必也德
亞元良位光袞識隨會有緩冕受命叔孫以車服表庸自可飭
虞人以設階命元士而卽次取茲驚袞載展外降之禮登彼毳
弁或同秦伏之號道則庶乎禮無違者如或秩殊稍食家匪伐
冰以陪臺之隸人遂戚裂於喪紀寘之於理誰謂不然憲司所
刻既不書於祿位宗伯之義亦孰知其用捨且曰獻狀必也正
名

同前

郭達誨

人也有涯死而必復苟或不率克有常憲故國備典訓禮陳等
威疑作震人以具一作設階崇杜一作秋疑作狄士以奉職若禱
其五紀則事始東榮或問以三號而復行轂自適變通之要夫
何過差之有惟甲何者以冕而復同節人之失德刺其素冠齊

魯俗之虧喪僭彰玄毳既非五等之列須異九儀之品何乃不類祇自塵兮非大猷是經而峻簡斯糾違失之禮其難捨諸

同前

梁乘

祿秩之序貴有常尊凶喪之義禮無越等已矣逝者魂兮不來死實生衰歿西山九夜招之望反將北面而三既號而骨肉復歸精魄無象宛其死矣則無不至且祭神不能如在神猶未饗復魂不以其服魂將奚依至在館侯家匪無名數公侯卿士實有彝倫小者則揄狄素紕諸侯乃衮衣冕服未詳甲也其位若何儻有士之侯御史斯為折角若食菜之卿士甲也宜從噬霄

同前

節大球

儉德之恭侈惡之大書分品命禮著等威苟違嚴律曾是抵禁

稽諸甲也彼何人斯天下慙遺遘嬰六極服以昭魂見詰九章至如受腹緩戎建節將命或聞以矢亦日以緩固傷遊者之魂或載先王之典且甲兮云歿亦孔之哀莫知王爵之班朝僭弁師之冕必若位應受則邑錫建侯功有良夫之崇德叅士會之賜亦奚妨外轂合體一作理祭榮儻或生罔嘉聞死微可作湏易大夫之蕢豈復諸侯之冕嗟夫鐵冠所糾請審毳衣是用

縣君死復判

縣君死於路所由不以緩復於右不給後車處還

對

眷彼縣君征途有疾庚子戒日上鵬生憂辰已臨年巢雋起難東流逝矣北首長辭遽委魄於松門奄歸魂於蒿里不祿公館須申臯某之儀屬續私家卽罷求幽之義禮有明說焉可輒違

準列合得處車所司如何不給但比壁疑作用刑須窮兩造鈞
金察獄必聽五詞公私之館未明左右如何定罪請更詳委方
可要終

哭子哭夫判

哭子哭夫事

對

喪子之親哀情已極喪夫之婦為死難勝非無寡鶴之悲豈息
驚後之痛然則喪夫喪子悽感雖同而哭子哭夫禮儀須別穆
伯之卒已有前規敬姜告言一何無職縣丞行罰之日於禮已
違屢婦指貽之慤在律難恕顧茲刑憲並合推科

哭子哭夫判

李氏夫子喪哭不捨晝夜御人告違禮

對

李氏令質幽開秀容綺艷事夫有道荆釵見美於梁鴻訓子多
方布被推賢於孟母為善必應天乎不仁三徒襲衣兩喪相次
歌枕之淚空灑倚廬之望莫依不捨晨昏深將禮制一作則

所知哭寢門判

太史令緒所知亡哭於寢門之外人告違禮

對

歲月驚過人生若浮棲露不居空嗟溘死截颺易往共盡何言
令緒歎交臂之無依恨同心而遽失瞻九原而長想白日何年
撫三益而傷魂青松上月雖墳未宿草而室無其人同伯罕
如訓高而廣顯皋與皋同之奄終類一哀而出涕寢門與慟
未見其容外野申悲嘗聞斯旨致哭雖稱失位寧戚亦著前聞禮貴因

情美何推究

所知哭寢門判

甲哭友人於寢門之外友弟將為踈闊輒毆之

對

大靈運化勞息有期聖人制禮哀樂殊節甲以詩稱伐木義切
斷金追管鮑之平生欣然相得鄙張陳之棄置竟疑作爾無恥

一作臨川興難逝者如斯怨天地之不仁撫琴書之空在昔

之莫逆把黃菊而思來今也則亡乘素車而慟哭哭於門外禮
亦宜之責以相輕誰執其咎且孔立將聖昭著格言有弟何如
胡然昧議龍頭不見已喪朋從鳳字未題遽招侶戚非理輒毆
宜啓刑書請驗所傷用申明罰

里戶為主判

乙妹無子寡而死請里戶為主沒曹椽科其違禮訴云其夫無族

對

景少遊

乙妹三從靡衣一志空潔勞洛朝薜魂樓夜臺生則事兄義或
遵夫歸妹死而誰主禮用行乎寡妻夫無執紼之姻里有主喪
之戶雖親不可間義並連枝而事寧敢逾禮從異教決曹謬舉
職我之由訴者有詞今汝則盡尚恐邑多匍匐之子家有不相
之隣未詳其宜莫適問罪

同前

死生有命男女夫綱于其不天可以往唁惟乙之昧華而無實
始竊窺適人桃矢斯美俄悍獨以處室毒何深生無託於偕老
死奄赴於冗言念夫族曾何子遺嗟兮隣人復已湮滅乙以
骨肉之戚匍匐而求據親則可奔喪執義不合襄事况臨窆交
復引銘旌諒天窮之人請里戶為主決曹雖詰於禮無違

同前

喪則有等自辦於重輕禮之所行亦崇於節制乞以天乎降矣
斯殞其夫則穆伯早亡鄧侯無嗣啜其泣矣何庸如之永懷夫
黨無親因求里尹為主禮則然矣人何非哉且決曹所稱亦何
嘉止蓋以喪也寧戚禮則因情姊憂去官見稱於陳重弟服去
職著美於譙玄斯則事之有由一作猶言也何爽得失相半斯之
謂歟

文苑英華卷五百二十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